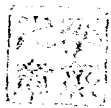


陳述撰

陳范異同

李燕題



## 序

我國史籍繁博，甲於世界，涵藏之富，取求無盡。故研究而得其法，則任闢一徑，皆可左右逢源，引人入勝。讀之而誤其塗，亦易浪費寶貴之歲月，而仍一無所獲。

陳志范書，乃我國乙部中之傑構也。一者以文字錘鍊著稱，一者以史法嚴密見長。故從來言良史者，每與馬記班書並舉；其爲世人所推重者，蓋已久矣。雖然居今之世，有志之士，不可僅止于稱道而已。當思彼陳范者，在過去之數千年中，何以獨能成茲不刊之作？彼於史料駕馭之技術若何？史法之運用如何？史筆之卓越又如何？凡此種種，皆爲後人所亟應努力探討者也。今有人焉，能本此對象，取兩書敘述相關之點，一一排比而研究之，藉此可明古人之義法

，識別其異同，吾知其所獲益者必多也。

陳君述既成陳范異同二卷，屬序於余。閱其書純用比較之方法，以研究我國最重要之史籍。余既佩其進修之勤，又喜其能善用方法，因書數語，以弁其端，藉當介紹之意云爾。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李飛生於師範大學史學系。

陳范異同二卷

陳述

目錄

叙言

卷上

- 一、董卓傳……………一
- 二、袁紹傳……………三九
- 三、袁術傳……………六五
- 四、劉表傳……………七三
- 五、呂布傳……………八一
- 六、張邈傳……………八五

七、臧洪傳……………九五

卷下

一、公孫瓚傳……………一〇七

二、陶謙傳……………一二一

三、張魯傳……………一二五

四、荀彧傳……………一二九

五、劉焉傳……………一四五

六、劉璋傳……………一四九

七、仲長統傳……………一五五

八、華佗傳……………一六九

## 陳范異同二卷

陳述

叙言

自隋書經籍志卽立『正史』之名，後世因之，紀傳之體獨尊，而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范曄後漢書益爲人推重。幾與六經相並。然漢書多本史記，范書亦因陳志，今彼此參合，兩兩相較，同中見異，吾人可窺見史法焉。

史籍之作，最難於詳略去取。不難於詳，而難於詳而不蕪，不難於略，而難於略而不漏。班馬陳范之書，皆稱善於叙事。若夫簡而不漏，詳略適宜，則范氏尤爲精密。信爲後世史家之則矣。

史漢之法，各爲錯綜，而其實事每互見，失之於冗，陳范叙事，

則力求簡質，尊班馬者，每抑陳范，殊不知事欲疊出，一史即可充棟汗牛，况前後岐互，尤令讀者莫知所從，蓋陳范為後來作者，取前人之長，避其所短，悉心核訂，史法益密，自應爾也。

范氏嘗自謂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又謂其文之傑思，

殆無一字空設。

宋書六九本傳載獄中與諸甥姪書

誠非誇語。

今觀史記高祖紀

卷八既敘

高祖八男，而呂后紀

卷八

又叙之。項羽分王諸將事。史記既載項羽

紀，

卷七又載高紀，而漢書亦並載於高紀

及羽傳。

卷十一

田榮擊殺

濟北王田安並王三齊事，史記凡三見。

卷七項羽本紀、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卷三十四田儂傳、

漢書亦

三見；

卷一高祖本紀、卷二十一項羽傳、卷三十四田儂傳、

而漢書又自岐互，讀者將何從乎。

再觀

三國志，則力避繁複，魏志書則蜀志不書，蜀志載則吳志不載；

如魏志明帝紀

卷

太和二年，蜀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

曹真大破之於街亭，蜀志後主傳卷則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是

年冬亮又圍陳倉斬魏將王雙。三年亮遺陳式攻克武都陰平二郡

，以及四年蜀將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曹淮於陽谿，皆見蜀志，故

魏志從略矣，詳於傳則略於紀。如魏志甄后傳卷五言文帝踐阼郭

后李陰貴人並愛幸，后失意有怨言，帝大怒，遷使賜死。而魏

文紀卷則但書夫人甄氏卒而已。及至范曄此法益密，詳簡得宜

，更無重見疊出之弊，如吳漢傳後漢書四十八叙其破公孫述之功則述傳

卷四不復詳耿弇傳卷四十九叙其破張步之功則步傳卷四十二不復宜詳者孫程以

張防誣搆虞詡上殿力爭事，見虞詡傳卷八十八則程傳卷百零八不復載。張

儉奏劾中常侍侯覽籍沒其家事，見侯覽傳卷百零八則儉傳卷九十七不復載

。儉避難投孔褒褒弟融藏之，後事泄，褒兄弟爭相死事，見融傳



，卷二則儉傳，卷九不復載。袁紹盡誅宦官二千餘人，無少長皆死事。百。見何進傳，卷九則紹傳，卷百不復載。此俱可見其史才過人，裁比得宜也。

宋倪思嘗參合史漢，證其異同，以示班氏筆削之義。爲書曰班馬

異同，搜揚士奇跋原述乃就陳范二書，用倪氏法，稽其差異，同者大

書；陳志無而范書增者，則以細字注之於下，陳志載而范書刪者，則以直線系於大字之旁，間有移置者，亦皆注明。偶以服習之餘，聊資比對，積時既久，寫成二卷。自冀略窺古人史法，非敢儕於著作之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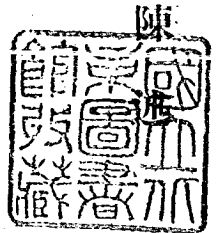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陳述

陳范異同 卷上

一、董卓傳

三國魏志卷六  
後漢書卷一〇二



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性虜猛有謀。少好俠，嘗遊羌中，盡與

諸豪帥相結，後歸耕於野。而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與俱還。為

殺耕牛，與相共宴樂。諸豪帥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以

贈卓。遺之，由是以健俠知名。為州兵馬掾，常徵守塞下。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

羌胡所畏。漢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卓有材武，膂力少

比，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軍司馬。從中郎將張奐，為軍司馬。征并

州有功。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

陳范異同

士乃悉以分與吏士兵無所留稍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西域

戊己校尉坐事免徵拜後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遷拜

東中郎將討黃巾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其冬北地先

零羌及袍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惶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韓遂等起

涼州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誅宦官爲名復詔以卓爲中郎將

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以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爲車騎

將軍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拜卓破虜將軍與蕩寇將軍周慎并統於溫并諸郡兵步騎合十

餘萬屯美陽以衛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

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以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

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遂敗走榆中。溫乃遣周慎將三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說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互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退。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卓西拒，遂於望垣、碓北爲羌

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絕。

進退逼急。

卓僞欲

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隄以爲

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渟滿數十里，默

而潛從堰隄

下過其軍，而決堰比羌胡，聞知，追逐

之。

水已深，不得渡。時

六衆軍上隴，西五軍敗績。

退唯

卓獨全衆

師

而還，屯住於扶風。

拜前將軍，封繫鄉侯。

邑千戶。

徵爲并州牧。

三年春，遣使者持節就長安，拜張

溫爲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

圍隴西、太守李相如、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號合衆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爲主、悉令領其衆、寇掠三輔、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共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閻忠、使都統諸部、忠恥爲衆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害、其諸部曲、竝各分乖、六年、徵卓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廢賜斷絕、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老謀、又無壯士、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及靈帝崩、少帝旣位、大將軍何進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諸閹官、宦而太后不從、許進乃召卓、私呼卓使將兵詣京

師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并密令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

乘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

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即討。請收讓

等，欲以脅迫太后。以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

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遂將

其衆，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城西，迎帝於北芒還宮。聞少帝在北芒，因往

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王爲賢

且爲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自嫌兵少，恐不

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旦乃大陳旗鼓而還，以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

時進弟車騎將軍苗爲進衆所殺，尋而何進及弟苗先所領部曲，

無所屬皆詣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衆，故

京都兵權唯在卓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

先是進遣騎都尉太山鮑

信所在募兵，適至信，謂紹曰：「卓擁彊兵，有異志，今不早圖，將爲所制。及其初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信，遂還鄉里。

於是以前不雨，策免司空劉弘，而卓自代之。俄遷太尉，假節鉞。

虎賁因集議廢立，百僚大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政。皇帝闇弱，不

可以奉宗廟，爲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公卿以下莫敢對。卓又抗言

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按劍，有敢沮大議，皆以軍法從之。坐者震動，尙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不明，昌邑罪過千餘，故有廢立之事。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

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召太后策廢少帝。曰：「皇帝在喪，無入子之心，威儀不類人。」

君今廢為弘農王，尋又殺王及何太后，乃立靈帝少子陳留王，是

為獻帝。又議太后廢迫永樂太后，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無孝順之節，遷於永安宮，遂以

獄崩。卓遷相國，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鉞虎賁，更封郿侯，贊拜不名。卓

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

蕃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劔履上殿，又封卓母為池陽君。

置家令丞，令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產，家家殷積。卓既率縱放精兵

士，來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適值帝室大亂

得專廢立，據有武庫甲兵，國家珍寶，威震天下。及何后葬開文陵，卓

悉取藏中珍物，卓性殘忍不仁，遂以嚴刑脅衆。又姦亂公主，妻略宮人，虐刑

濫罰，嗟眦之隙必報，死人羣僚內外，不莫能自保。固卓嘗遣軍到



至陽城時適二月社民人各在其會於社下悉令就斷其男子

頭斬之駕其車重牛載其婦女財物以所斷頭繫車轅軸連軫

歌呼

而還洛云攻賊大獲稱萬歲入開陽城門焚燒其頭以婦

女與甲兵為婢妾至於姦亂宮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又壞五銖錢

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虜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焉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

無翰郭文章不使人用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

成毀不同凶暴相類焉初卓素聞天下同疾閹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而猶忍性

矯情擢用羣士

信乃任吏部

尚書漢陽周慙

秘

城門校尉

侍中

汝南伍瓊

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顒

等用其所舉

以處士高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

皆為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

劉岱

為兖州刺史陳留

孔仙 爲豫州刺史、潁川張資 爲南陽太守、張邈等出宰州郡 卓所親愛、并不

處顯職、但將校而已、初平元年、而馥等至 到官、與袁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皆

合兵將以 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秘、陰爲內主、初靈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

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姓流轉三輔、號爲白波賊、衆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

能却、及卓聞之、東方兵起、懼、以爲惑瓊等同情賣已皆斬之、乃鳩殺弘

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秘、又固諫之、卓因大

怒曰、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

瓊秘、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以不及爲罪、卓旣殺瓊秘、旋亦悔之、

故表彪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焚滅無餘、是時唯有

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

蹈藉、餓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百里內、無復孑遺、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於梁、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守李旻、亨之、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

河南內太守王匡、遣泰山兵屯河

陽津、將以圖卓、卓遣疑兵

挑戰

若將於平陰度者、而潛遣使銳

衆、卒從小平

津

北渡

過津北

繞擊其後、大破之、津北死者畧盡、

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

明年、孫堅收合散卒、

進屯梁縣之陽人、卓遣將胡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却、屯澗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掃除宗廟、平塞

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澗池間、以餞卓後、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戮敗矣、無能爲也、  
唯孫堅小戇、諸將軍宜慎之、乃東中郎將董越屯澗池、中郎將段熲屯華陰、中郎將牛輔屯安  
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以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  
侯王上、**乃徙天子都長安**、引還 百官迎路拜揖、**焚燒洛陽宮室悉發**

**掘陵墓取寶物**卓至西京爲太師號曰尙父、遂僭擬車服、**乘青蓋**

**金華**青蓋、**車爪畫兩幡**、時人號曰竿摩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卓以

弟旻爲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

是宗族內外、並居列位、**朝廷**其子孫雖在髻亂、男皆封侯、女爲邑君、**公卿**

見卓謁拜車下、卓不爲禮、招呼三臺尙書以下、自詣卓府啟事、

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淫樂縱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以自居、又**築廊塢**於廊、**高與長**

安城埽

厚七丈，號曰萬歲塢。

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

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嘗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

卓豫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

舌，或次斬手足，或次擊其眼目，或以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

案間，會者皆戰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

前，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時

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故太尉

張溫時爲衛尉，素不善卓，卓心怨之，因有天變，欲以塞咎。卓乃

使人言

誣衛尉張

溫與袁術交關，遂答

溫於市

殺之，以塞天變，法令

苛酷，愛憎淫刑，更相被誣，冤死者千數，百姓嗷嗷道路，以目悉

椎破銅人，鍾虜及壞五銖錢，更鑄爲小錢，大五分，無文章，肉好

無輪郭不磨鑣於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

**貨不行**

前溫出屯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

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震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仗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子伯慎少有名譽

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諸本同無害字茲從何焯校本增）

越騎校尉汝南伍孚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以見卓孚語畢辭去卓起送至閣以手撫其臂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呼左右執殺孚而大詬曰虜欲反耶孚大言曰恨不得磔裂姦賊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斃

二年四月時司徒王允與呂布及

尚書僕射士孫瑞卓將呂布共謀誅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

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是時三年四月天子有疾帝疾新愈大會未

央殿卓朝服升車既而馬驚墮泥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

及宮左步右騎屯衛周市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使瑞自書詔以授

布使令同郡騎都尉李肅等將親兵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

衛士服守於北掖門內以待卓布懷詔書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

勸令進遂入門肅等格卓以戟刺之衷甲不入傷臂墮車卓驚顧大呼曰呂

布所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刺卓遂殺

卓趨兵斬之夷三族主簿田景儀及卓倉頭前趨卓赴其尸布又殺

之凡所殺三人餘莫敢動馳齎赦書以令宮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

於道長安中士庶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肉咸相慶賀者填滿街肆諸阿

附卓者皆下獄死

使皇甫嵩攻卓弟曼於鄴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乃尸卓於

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聚

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積毅，絨素奇玩，積如丘

山，初卓以女婿中部將牛輔

子璿素所親信

典使以兵別屯陝

輔

分遣其校尉李催郭汜張濟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儵於中牟

畧因掠

陳留潁川諸縣

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

卓死，呂布乃使李肅至陝欲

以詔命

至陝，誅討輔等

輔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肅

殺之後，牛輔營兵有夜叛出者，營中無故大驚，輔以為皆叛懼，乃

取齎金寶獨與素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相隨踰城走北

渡河赤兒等

左右

利其金寶，貨斬輔首，送首長安，比催汜等還



以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已既

敗，衆無所依，欲各散歸。去既無赦書，而聞長安中欲盡誅涼州

人，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以爲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恐。

懼，不知所爲。用武威人賈詡策。時在催軍，說之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

諸君若乘軍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事濟奉國家以

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京師不赦我，我當以死決之。若攻長安，尅則

得天下矣。不尅，則鈔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衆以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數千，晨

夜西行，遂將其衆而西。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榮戰死，軫以

衆降。催所在隨收兵，比至長安，衆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

稠李蒙王方等合圍長安城。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叟兵內反，引催

衆得入十日城陷，潰與布戰城中，放兵虜掠，死者萬餘人，殺衛尉種拂等。呂布

戰敗走，出奔催等放兵畧長安，老少殺之悉盡，死者狼籍，誅殺

卓者尸，王允於市，王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於是大赦天下，李催郭汜樊稠等

皆爲將軍，遂圍門樓，共表請司徒王允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旦殺催等，葬董

卓於郿，並收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暴雨，靈震卓墓，水

流水入藏，漂其棺槨木，催爲又遷車騎將軍池陽侯，司領司隸

校尉假節，汜爲後將軍，美陽侯稠爲右將軍，萬年侯張濟爲鎮東

將軍，竝封列侯，催汜稠共乘朝政，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出屯弘

農，以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止，更以爲尙書典選。明年

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

有爲僮所杆繫者，僮恐茂赦之，乃奏茂擅出囚徒，疑有竊，故請收之。詔曰：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

韓遂、馬騰，共謀山東。遂、騰見天下方亂，亦欲倚卓起兵。是歲，韓遂、馬騰等降，率衆

詣長安，以遂爲鎮西將軍，遣還涼州。騰征西將軍，屯郿。侍中馬

宇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等謀欲使騰襲長安，已爲

內應，以誅催等。騰引兵至長平觀，宇等謀泄，出奔槐里。稠擊騰

騰敗，走還涼州。又攻槐里，宇等皆死。

與平元年，馬騰從關右來朝，進屯霸

橋，時騰私有求於僮，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襲、

合兵攻僮，連日不決。韓遂聞之，乃率衆來，欲和騰。僮既而復與騰合，僮使兒子利共郭汜、樊稠

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遂、騰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

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遠，要當大同，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時三輔民尙數十萬戶，長安中盜賊不

禁，白日廢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備，催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

而其子弟縱橫，侵暴百姓，人民饑困，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二一年間人

相啖食，啖略盡，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使侯汶出太倉米豆，餓飢人作糜，經日

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尙

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諸

將爭權，明年春，催因會遂刺殺樊稠於坐，并其衆，催與汜，由是諸將轉

各相疑，異戰鬪，長安中，催汜遂復理兵相攻，催質天子於營，安西將軍楊

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僮忍害、乃與汜合謀、迎天子幸其營、僮知其計、即使兒子遣將數千人圍宮、以車三乘迎天子皇后、太尉楊彪謂遣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遣曰、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僮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僮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服、而放火、燒宮殿城門、畧官寺、盡收乘輿服御物置

**其家**

官府居人悉盡

**僮使公卿詣汜請和汜皆執之**

帝使楊彪與司空張

喜等十餘人和僮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刃彪、彪曰、卿尙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遂引兵攻僮、矢及帝前、又貫僮耳、僮將楊奉、本白波賊帥、乃將兵救僮、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僮復移帝幸其北塢、唯皇后宋貴人俱、僮使校尉監門、斷絕內外、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僮汜、鄴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僮

催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衆、足辨郭多不多、又劫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汜一名多、鄴曰、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催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以免、催乃自爲大司馬、與郭汜相攻擊連

月、死者

以萬數、

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因遣使敦

請催、求東歸、十反乃許、車駕即日發適、李催出屯曹陽、以張濟爲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以故牛輔部曲董承爲安集將軍、汜等並侍送乘輿、汜遂復欲脅帝幸鄴、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以下資儲、請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催將楊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

**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衆叛稍衰弱張濟自陝和解之天子乃**

**得出至新豐霸陵間**

李傕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

爲汜所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傕汜，共追乘輿，大戰於弘農東澗，承

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郭汜復欲**

**脅天子還都郿**，天子奔奉營，奉擊汜破之，汜走南山，奉及將軍

**董承以天子還洛陽**，傕悔遣天子復相與和，追及天子於弘

**農之曹陽**

射聲校尉沮儻被創墜馬，李傕謂左右曰：「尚可活不？」儻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

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傕使殺之。」天子遂露次曹陽，承**奉**乃譎傕等與運和，而密遣間

使至**急招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李樂等**及南匈奴右賢王

去卑，賁率其衆數千騎，**合**來與傕汜大戰，承奉共擊傕等，大敗之，斬首數千級，乘輿

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傕等復來戰，**奉兵**等大**敗**，傕

等縱兵殺公卿百官略宮人入弘農

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

十里中，方得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奉等夜乃潛議

過河，使李樂先度，具舟舡，舉火爲應，天子走陝，北渡河，失輜重，步行 帝步出

營，臨河欲濟，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死亡傷殘，不復相知，

爭赴舡者，不可禁制，董承以戈擊披之，斷手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 唯皇后 宋 貴人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爲僮兵所掠奪，凍溺死者甚衆，從至 既

到 **大太陽止於人家屋中** 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使數千人

負米貢獻， **奉還等遂以天子** 帝乃御牛車，因 **都安邑，御乘牛車，太尉**

**楊彪、太僕韓融、近臣從者十餘人** 河東太守王邑、秦獻綿、嵩、悉賦、公卿以下，

封邑爲列侯， **以暹爲征東才，爲征西，樂征北將軍，並與奉承持政**



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壁羣堅，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以錐

畫之，或齎酒肉，就天子燕飲，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還所

略宮人，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車馬數乘，器服

是時蝗蟲起，歲旱無穀，從官食棗菜，初帝入關，三輔戶口，尚數十萬，自催汜

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間，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

年春，諸將不能相率，上下亂糧食盡，爭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

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奉還承乃以天子帝還至洛陽，幸陽安殿，張楊以為

已功，故因以楊名殿，出箕闌下軹道，張楊以食迎道，路拜大司馬，語

在楊傳，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

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以張楊為大司馬，楊奉為車騎將軍，韓暹為大將軍，領司隸校尉，

皆假節鉞，暹與董承並留宿衛，暹於功恣睢，于亂政事，董承患之，潛召兖州牧曹操，操乃詣闕  
貢獻，稟公卿以下，因奏韓暹張楊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  
勿問，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儻爲弘農太守，天子入

洛陽宮室燒盡，街陌荒蕪，百官披荊棘，依丘牆，間州郡各擁兵

自爲，莫有至者，饑窮稍甚，尙書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饑死牆壁

間，曹操以洛陽殘荒，太祖乃迎天子都遂移帝幸許，暹奉不能奉王法

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各出奉暹奔寇徐揚袁術遂縱暴揚徐間，明

年，左將軍爲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還并州，道爲人所殺，董承從太祖歲餘

誅，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

伍習所殺，建安二三年，遣使謁者僕射裴茂率詔關西中諸將段

煨等，誅討李傕、夷三族，以段煨爲安南將軍，封關鄉侯。四年，張楊爲蔣楊醜所殺，以

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恣，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士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曹操所誅。

汜爲其將五習所襲死於

郿，濟饑餓，至南陽，寇畧爲穰人，所殺從子繡，攝其衆，才樂留河

東，才爲怨家所殺，樂病死。

韓遂與馬

騰自還涼州，更相寇。

戰爭，乃

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間爲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並開府，後徵段

煨爲大鴻臚，病卒。

後復徵馬

騰入爲衛尉。

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

子超領

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關中諸將及

韓

遂等反。

舉關中，皆曹操

太祖

操征擊破之，語在武紀，遂奔金城，爲其將所殺，超據漢陽，敗走。

騰坐夷三族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趙衢等

舉義兵討超，超走，奔漢中，從張魯，後奔降劉備，死於蜀。

韓遂走金

城羌中，爲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抱罕，自稱河首平漢王，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夏侯淵擊建，斬之，涼州悉平。

論曰：董卓初以威鬪爲情，因遭崩剝之劫，故得蹈藉莽倫，毀裂畿服，夫以剝削斷趾之性，則羣生不足以厭其快，然猶折意縉紳，遲疑陵奪，尙有盜竊之道焉，及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版蕩之篇，於焉而極，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天地之不仁甚矣！

贊曰：百六有會，過剝成災，董卓滔天，干逆三才，方夏崩沸，皇京烟埃，無禮雖及，餘祿遂廣，矢延王輅，兵纏魏象，區服傾回，人神波蕩。

袁紹傳

二、袁紹傳

三國魏志六  
後漢書一〇四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也高祖父安爲漢司徒湯之孫自安

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勢傾天下父成五官中郎將紹有姿貌威

容能折節下士壯健好交結士多附之大將軍梁冀以下莫不善之紹少爲郎

除漢陽長遭母憂去官三年禮竟追感幼孤又行父服服闋徙居洛陽紹有姿貌威容愛士養

名太祖少與交焉既累世台司賓客所歸加傾心折節莫不爭赴其庭士無貴賤與

之抗禮輜駟柴轂填接街陌內官皆惡之中常侍趙忠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聲價好養死

士不知此兒終欲何作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以後辟大將軍

何進掾爲侍御史虎賁中郎將中平五年初置西園八校尉稍遷中以紹爲

佐軍校尉至司隸靈帝崩太后兄大將軍何進與紹勅何進徵董卓

等衆軍賜太后、

謀誅諸閹

宦

太后不從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

常侍黃門聞之皆詣進謝唯所錯置時紹勸進便可於此決之  
至于再三而進不許令紹使洛陽方略武吏檢司諸宦者又令  
紹弟虎賁中郎將術選溫厚虎賁二百人當入禁中代持兵黃  
門陞守門戶中常侍段珪等矯太后命召進入議遂殺之宮中  
亂術將虎賁燒南宮嘉德殿青瑱門欲以迫出珪等珪等不出  
劫帝及帝弟陳留王走小平津紹既斬宦者所署司隸校尉許  
相遂勒兵捕諸閹人無少長皆殺之或有無鬚而誤死者至自  
發露形體而後得免宦者或有行善自守而猶見及其濫如此  
死者二千餘人急追珪等珪等悉赴河死帝得還宮

紹司隸校尉

語已見何進傳。及卓將兵至，騎都尉太山鮑信說紹曰：董卓擁制強兵，將有異志，今不早圖，必爲所制，其新至疲勞，襲之可禽也。紹畏卓不敢發，頃之，**董卓呼紹議欲廢帝立陳**

**留王是時紹叔父隗爲太傅**

謂紹曰：天下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

董侯似可，今當立之。紹曰：今上富於春秋，未有不善，宜於天下，若公違禮任情，廢嫡立庶，恐衆議未安。卓按劍叱紹曰：豎子敢然！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欲爲之，誰敢不從？**紹和僞許之**，詭

對曰：此國之

大事，請

出當與太傅議之。

卓曰：

復言

劉氏種不足

復遺，紹不應。

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橫刀長揖而去。

烈出，懸節於上東

門，紹既出，遂亡。

而奔冀州。

董卓購募求紹時

侍中周愨

秘

城門校尉

伍瓊、議郎何顒等皆名士也。

爲卓所信之

待瓊等

而陰爲紹乃

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



非有他志也。今急購之，急勢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拜紹渤海太守，封邳鄉侯。

遣授

紹猶稱兼司隸，初平元年

紹遂以

渤海起兵，將以誅卓。語在武紀。紹自號車騎將軍，主盟。

以從弟後

將軍術

與冀州牧韓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遣使奉章詣虞。虞不

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入冀州。

豫州刺史孔

仲，兖州刺史劉岱，陳留太守張邈，廣陵太守張超，河內太守王匡，山陽太守袁遺，東郡太守橋瑁，濟北相鮑信等，同時俱起，衆各數萬。以討卓爲名。

紹與王匡屯河內，仲屯潁川，馥屯

鄴，餘軍咸屯酸棗，約盟遙推紹爲盟主。紹自號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董卓聞紹起山東，乃誅

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卓乃遣大鴻臚韓融、少府陰循、執金吾胡毋班、將作大匠吳循、越騎校尉王瓌、驛解紹等諸軍。紹使王匡殺班瓌吳循等。袁術亦執殺陰循。惟韓融以名德免。是時豪傑既多附紹、且感其家禍、人思爲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方得衆、恐將圖己、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作三公、移書傳驛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危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與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貶節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麴義反、馥與戰失利。紹既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紹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密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並遣辯士爲陳禍福。馥迫於倉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之、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內欲而陰謀襲馥。馥懷不自安、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乃使

外甥

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誾等說覆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

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未可知量也竊爲將軍危之覆

懼曰然則爲之奈何誾曰君自料寬仁容衆爲天下所附孰與袁氏覆曰不如也臨

危吐決智勇邁於人又孰與袁氏覆曰不如也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又孰與袁氏覆曰不

如也誾曰勃海雖郡其實州也今將軍資三不如之執久處其上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

下也且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

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軍并力兵交於城下危亡

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爲同盟也當今爲將軍之計

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必厚德將軍袁氏得冀州則公孫瓚不能

復與之爭矣必厚德將軍冀州入於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

而身安於泰山也。願將軍勿有疑。馮素性匡怯，因然其計。馮長

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騎都尉沮授聞而諫馮曰：冀州雖鄙，帶

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

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馮曰：吾袁氏故

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先是馮從

事趙浮程奐，漢將強弩萬人屯孟津，聞之，率兵馳還。請以兵拒之。紹馮又不

聽，乃避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馮

為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沮授為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

力命，興復漢室，然齋桓非夷，吾不能成霸，旬踐非范，豈不能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

稷，將何以匡濟之乎？從事沮授說紹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則播名海

陳范異同

內植廢立之際，則忠義奮發，單騎出奔，則董卓懷怖，濟河而

北，則渤海稽首，振一郡之卒，搃冀州之衆，威震陵河朔，名

重天下，雖黃巾猾亂，黑山跋扈，若舉軍東向，則青州黃巾可定，掃

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衆北首，則公孫必喪，震脅戎

狄，則匈奴必從，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士

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西京，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以

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敵禦之，比及數年，此功不難，紹喜

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監軍奮威武將軍，使監護諸將，魏郡審配、鉅鹿

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卓遣執金吾胡

母班將作大匠吳修齋詔書，喻紹紹使河內太守王匡殺之，卓

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當是時豪俠多附紹皆  
思爲之報州郡鋒起莫不假其名自懷猜懼從辭紹素去  
往依張邈後紹遣使詣邈有所計議與邈因共耳語馥時在坐

上謂見圖構謀無何起至濶

如廁

自殺

其冬公孫瓚大破黃巾還屯槃河

威震河北冀州諸城無不望風響應紹乃自擊之瓚兵三萬列爲方陳分突騎萬匹翼軍左右  
其鋒甚銳紹先令麴義領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爲前登瓚輕其兵少縱騎騰之義兵伏楯下  
一時同發瓚軍大敗斬其所置冀州刺史嚴綱獲甲首千餘級麴義追至界橋瓚斂兵還戰義  
復破之遂到瓚營拔其牙門餘衆皆走紹在後十數里聞瓚已破發鞍息馬唯衛帳下強弩數  
十張大戟士百許人瓚散兵二千餘騎卒至圍紹數重射矢雨下田豐扶紹使却入空垣紹脫  
兜鍪抵地曰大丈夫當前鬪死而反逃垣墻間邪促使諸弩競發多傷瓚騎衆不知是紹頗稍

引却、會麴義來迎、騎乃散退、三年、瓚又遣兵至龍溪菟戰、紹復擊破之、瓚遂還幽州、不敢復出、四年初、天子遣太僕趙岐和解關東、使各罷兵、瓚因此以書譬紹曰、趙太僕以周邵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曠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爭相危害、遇世祖解紛、遂同輿並出、覺難既釋、時人美之、自惟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斯好、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紹於是引軍南還、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洛津、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于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啼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賊有陶升者、自號平漢將軍、獨反諸賊將、部衆踰西城入閉府門、具車重、載紹家及諸衣冠在州內者、身自扞衛、送到斥邱、紹還、因屯斥邱、以陶升爲建義中郎將、六月、紹乃出軍入朝歌鹿腸山蒼巖谷口、討于毒、圍攻五日、破之、斬毒、及其衆萬餘級、紹遂尋山北行、進擊諸賊、左髡文八等皆斬之、又擊劉石青牛角黃龍左校郭大賢李大目于氏根等、復斬數萬級、皆屠其屯壁、遂與黑山賊張燕

及四營屠各鴈門烏桓戰於常山，燕精兵數萬，騎數千匹，連戰十餘日，燕兵死傷雖多，紹軍亦疲，遂各退。麴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並其衆。興平二年，拜紹右將軍，其冬，車駕爲李傕等所追於曹陽，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毀，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潁川郭圖淳于瓊曰：漢室陵遲，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早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幾，功不厭速，願其圖之。

**初天子之帝**

**立既非紹意，及在河東，紹遣潁川郭圖使焉，圖還說紹迎天子都鄴，紹不能從，會太祖迎天子都許，收河南地，關中皆附紹。**



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鄆城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天子以紹爲  
太尉轉爲大將軍封鄴侯紹讓侯不受項之擊破瓚於易京并  
其衆紹有三子譚字顯思熙字顯雍尚字顯甫譚長而惠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

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長子譚爲青州刺史

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卜古之制

也願上惟先代成則之誠下思逐兔分定之義若其不改紹必爲禍始此矣紹不

聽曰孤吾欲令諸兒子各據一州也以視其能又於是以中

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遣天子都許乃

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曰臣聞昔有  
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爲信然於今況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爲國破家

立事、至於懷忠護釁、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魯杞婦、何能感  
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  
忠德、屬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  
授臣以督司、諮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  
受敗、太后被質、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勿冲、親遭扈困、時進既被害、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  
人、抽戈承明、竦劍翼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曾  
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兄相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故遂解節出奔、創  
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葦芥之嫌、若使  
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故遂引  
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得

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并戮、烏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隱戚者、誠以忠孝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域、臣乃旋師、奉辭伐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楊黑山、同時乞降、臣時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曹瑁權領兗州牧、會公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臣旣星駕席捲、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以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戾、臣非與瓚較戎馬之執、爭戰陳之功者也、誠以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霜雪、不憚劬勤、竊庶一捷之福、以利終身之功、社稷未定、臣誠恥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明陛下含弘之施、獨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勤恪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願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携有德、社黜忠功、以疑衆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纒匿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爲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旣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銀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勅不見祀、盡忠爲國、積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獻馘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爲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衆所捐棄、而容納其策、以爲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爲讎敵、交鋒接刃、構釁滋甚、臣雖欲釋甲投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啓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戾、若以臣今行權爲釁、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衆不討賊爲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墜刀、褻衣就鍔、臣

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於是以紹爲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爲大將軍，紹恥爲之下，僞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州。然後受之。紹每得詔書，忠有不便於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操以許下埤澤，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許，奉迎天子，動託詔令，響號海內，此算之上者。不爾，終爲人所禽，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遂定幽土。事在瓚傳。紹旣并四州之地，衆數十萬，而驕心轉盛，貢御稀簡。主簿耿包密白紹曰：「赤德衰盡，袁爲黃胤，宜順天意，以從民心。」紹以包白事，示軍府僚屬，議者以包妖妄，宜誅。紹知衆情未同，不得已，乃殺包以弭其逆。於是簡精兵十萬，騎萬匹，欲出攻許。

以審配紀逢統軍事，田豐荀諝

及南陽

許攸

爲謀主，顏良文醜爲將軍

帥

簡精卒十萬騎萬匹將攻許

沮授

進說曰、近討公孫、師出歷年、百姓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楫、繕修器械、分遣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也、郭圖審配曰、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以明公之神武、連河朔之強衆、以伐曹操、兵執譬若覆手、今不時取、後難圖也、授曰、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恃衆憑強、謂之驕兵、義者無敵、驕者先滅、曹操迎奉天子、建宮許都、今舉師南向、於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疆弱、曹操法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璿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之術、而興無名之師、竊爲公懼之、圖等曰、武王伐紂、不爲不義、況兵加曹操、而云無名、且公師徒精勇、將士思奮、而不及時早定大業、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誠之所以霸、吳之所以滅也、監軍之計、在於持牢、而非見時知幾之變也、紹納圖言、圖等因是譖沮、授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與主同者亡、此黃石之所忌也、且御衆於外、不宜

知內，紹乃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未及行，先是太祖遣劉

備詣徐州，拒袁術，術死，備殺刺史車胄，引軍屯沛。紹遣騎佐之。

太祖遣劉岱、王忠擊之，不克。建安五年，

左將軍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據

沛以背曹操，操懼。

太祖乃自

將東征，備、田豐說紹

曰：與公爭天下者，曹

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

襲太祖

其後，

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

斯其時也。

紹辭以子疾，不許。

未得行。

豐舉仗擊地曰：

嗟乎，事去矣！夫

遭難過之幾，而以嬰兒之病

疾

失其會，惜哉。

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疏

焉。太祖至

曹操畏紹過河，乃急

擊破備

遂破之。

備奔紹

紹於是進軍攻許

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

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忤紹，紹以爲沮衆，遂機鑿之，乃先宣檄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由己，終有望夷之禍，汙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禁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融顯，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棺徐璜，並作妖孽，饗餼放橫，傷化虐人，父嵩，乞匄攝養，因臧買位，與金鞶寶，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姦闔遺醜，本無令德，標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篡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廣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曹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羽，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元補輯表行，東



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帥，獎蹴威柄，冀發秦師一克之報，而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雋逸，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暴惡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人怨天怒，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爲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畔人之黨，故復援旆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裂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兗土，而有大造於操也。會後鸞駕東返，羣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威劫省禁，卑侮王僚，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怨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辟鉗口，尚書記期會公卿克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元綱竊位，操因匪眚，被以非罪，勞楚並兼，五毒俱至，觸情放匿，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彥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

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棗梓，猶且恭肅操率，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今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毀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縉繳克蹊，阮弈塞路，舉手掛網羅，動足蹈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人，帝都有呼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誥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忠害善，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強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見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運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隱，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聘良弓勁弩之執，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以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雷震虎步，並集

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注燦炭，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凌遲，緇弛網絕，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質，懼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膽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乃先遣顏任攻曹操，別將劉延於白馬，紹進軍，自引兵至黎陽。

遣顏良攻劉延於白馬，沮授又諫紹：良性促狹，雖驍勇不可獨

任，紹不聽。臨行，會其宗族，散資財以與之，曰：「孰存則威無不加，孰亡則不保一身，哀哉。」其

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兗州之明略，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剋伯珪，衆實疲敝，而主將驕怯，軍之破敗，在此舉矣。」揚雄有言：「六國蚩蚩，爲羸弱姬，今之謂乎。」太祖曹

操遂救劉延，與擊顏良，戰破斬良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

船歎曰：「上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

屬郭圖、紹

使劉備文醜挑戰，太祖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

禽紹大二將，紹軍中大震，太祖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沮授

又說紹曰：北兵數衆，而果勁，果不及南軍，南軍穀虛少，而貨

財資儲不及，如北南利在，幸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

久，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太祖操軍

不利，復還堅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

而行，太祖操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軍中呼曰：霹靂車，

紹爲地道，欲襲太祖營，太祖操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

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太祖與紹相持，百餘

日，久百姓河南人疲乏，困，多叛應紹，軍食乏，會紹遣淳于瓊

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車沮授說紹，可紹遣蔣奇別爲支軍

於表以斷曹公操之鈔，紹復不從。

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

餘守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等。瓊等時

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太祖乃留曹洪守，操自將步騎五千

人，候夜潛往攻瓊。紹遣騎救之，敗走破瓊等，悉斬之。太祖還未

至營。初，紹開操擊瓊，謂長子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紹將乃使高

覽、張郃等攻操營，不下。率其衆降。二將開瓊等敗，遂奔操。於是紹衆軍驚擾，

大潰。紹與譚等幅巾單騎乘馬退，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北岸，入其將

軍蔣義渠營，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稍復

集，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授不及紹渡，爲人

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授不降也，爲所執耳。詣太祖。操見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圯絕。

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禽。操曰：本初無謀，不相

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蒙公靈，速死爲福。操

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太祖遂赦而厚待之。遇焉。授後尋謀還歸袁

氏見殺。乃誅之。初紹之南也，田豐說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

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河山之固，擁四州

之衆，外結英雄，內修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

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

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

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不及也。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

以爲沮衆械繫之

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性矜復自高，短於從善，故至

於敗及軍還，紹軍既敗，或謂

田豐曰：君必見重。豐曰

公貌寬而內忌，

不亮吾忠，而吾數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

若軍出，有

利，吾必

當蒙

全耳。

今軍既

敗矣。

吾其死矣。

不望生。

紹還謂左右

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

形於色，而內多忌，害皆此類也。

官渡之敗，審配二子爲曹操所禽，孟岱與配

有隙，因將奇言於紹曰：配在位專政，族大兵強，且二子在南，必懷反畔，郭圖、辛評亦爲然。紹遂

以岱爲監軍，代配守鄴，護軍逢紀與配不睦。紹以問之，紀對曰：配天性烈直，每所言行，慕古人

之節，不以二子在南爲不義也。公勿疑之。紹曰：君不惡之邪？紀曰：先所爭者私情，今所陳者國

事。紹曰：善，乃不廢配。配由是更協。冀州城邑多叛，紹復擊定之。自軍敗後，

發病，七年憂死。夏薨。紹愛少子，尙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未及

定嗣。審配逢紀。審配宿以驕侈爲譚所病。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尙

比。辛評、郭圖皆比於與譚，而與配紀有隙。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

恐譚立而評等爲己害，緣紹素意。遂矯紹遺命。乃奉尙代紹位。爲嗣。

譚至不得立，自號稱車騎將軍。由是譚尙有隙。太祖北征，譚尙

譚出軍黎陽，尙少與譚。其兵，而使逢紀從譚。隨之。譚求益兵，審

配等又議不與。譚怒殺逢紀。太祖曹操渡河攻譚，譚告急於尙，

尙欲分兵益譚，遂奪其衆。乃使留審配守鄴，尙自將兵助譚，與

太祖操相拒於黎陽。自二九月至九明年二月，大戰城下。譚尙

敗走，退入城守。太祖操將圍之，乃夜遁。追至還鄴，收其麥，拔陰



安操進軍，尙逆擊破操，引操軍還許，太祖南征荊州軍至西平，譚尙

遂舉兵相攻。

譚謂尙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爲曹操所敗，今操軍退，人懷歸志，及其未濟，

出兵掩之，可令大潰，此策不可失也。尙疑而不許，既不益兵，又不易甲，譚大怒，郭圖辛評因此爲譚曰：使先公出將軍爲兄後者，皆是審配之所構也。譚然之，遂引兵攻尙，戰於外門，譚敗，乃引兵還南皮，別駕王脩率吏人自青州往救譚，譚還，欲更攻尙，問脩曰：計將安出？脩曰：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鬪，而斷其左手，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御四方，可橫行於天下。譚不從，尙復自將攻譚，譚戰大敗，嬰城固守，尙圍之急，譚敗奔平原，尙攻之。

急譚而遷

穎川辛毗詣太祖

曹操

請救

劉表以書諫譚曰：天降災害，禍難股

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

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殞、賢胤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都、揚休烈於朔土、顧宗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匄簪絕爲異身、初聞此間、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闕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即讎之計已決、席席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於一世也、未有棄親即異、兀其根本、而能全於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太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之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遠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讎、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蠻夷戎狄、將有

請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勝，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愷，無慙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鄒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敖然莊公卒，崇大隧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病，追躡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勅士馬，瞻望鶴立，又與尙書諫之，并不從。

**太祖**乃

曹操遂

還救譚，十月，至黎陽。

**尙聞太祖北**

操度河，乃

釋平原，還鄴，其

尙將呂曠、呂

高翔叛，尙歸

太祖。

**太祖**

曹氏

譚復陰刻將軍印，以假曠翔。

太祖

操知譚詐，與結婚。

乃

以子整聘譚女

以安之，乃而引軍還。

九年三月

尙使審配、蘇由守鄴，復

攻譚於平原。

配獻書於譚曰：配聞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便於行，願將軍緩心

抑怒，終省愚辭，蓋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忠臣死君命，苟圖危宗廟，剝亂國家，親疎一也，是以

周公垂涕以斃管蔡之獄，季友獻欵而行叔牙之誅，何則，義重人輕，事不獲已故也。昔先公廢黜將軍以續賢兄，立我將軍以爲嫡嗣，上告祖靈，下書譜牒，海內遠近，誰不備聞，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曲辭諂媚，交亂懿親，至令將軍忘孝友之仁，襲闕沈之迹，放兵鈔突，屠城殺吏，冤魂痛於幽冥，創痍被於草棘，又乃圖獲鄴城，許賞賜秦胡其財物婦女，豫有分數，又云，孤雖有老母，趣使身體完具而已，聞此言者，莫不悼心揮涕，使太夫人憂哀憤隔，我州君臣，監寐悲歎，誠拱默以聽執事之圖，則懼爲春秋死命之節，詒太夫人不測之患，損先公不世之業，我將軍辭不獲命，以及館陶之役，伏維將軍至孝，蒸蒸發於岐嶷，友于之性，生於自然，章之以聰明，行之以敏達，覽古今之舉措，觀興敗之徵符，輕榮財於糞土，貴名位於丘岳，何意奄然迷沈，墮賢哲之操，積怨肆忿，取破家之禍，翹企延頸，待望讎敵，委慈親於虎狼之牙，以逞一朝之志，豈不痛哉，若乃天啓尊心，革圖易慮，則我將軍匍匐悲號於將軍股掌之上，配等亦當敷躬布體，以

聽斧鑕之刑，如又不悛，禍將及之，願熟詳吉凶，以賜環珮，譚不納。太祖曹操因此進軍。

將攻鄴，到洹水，去鄴五十里，由欲爲內應，謀泄，與配戰城中，敗。

出奔，太祖遂進攻之，爲地道，配亦於內作塹以當之。審配

將馮禮札爲內應，開突門，內太祖操兵三百餘人，配覺之，從城上

以大石擊突中柵門，柵門閉，入者皆沒。死太祖操遂乃鑿圍之。

爲塹，城周回四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配望而見，笑之，而不出爭。

利太祖操一夜掘濬之，廣深二丈，決引漳水以灌之，自五月至

八月，城中饑餓，死者過半，尙聞鄴急，將兵萬餘人還救之。城依

西山來，東至陽平亭，去鄴十七里，臨滏水，舉火以示城中，城中

亦舉火相應，配出兵城北，欲與尙對決，圍太祖操逆擊破之，敗。

還尙亦破走依曲漳爲營，太祖遂操復圍之，未合，尙懼，遣陰夔

陳琳乞或降，不聽，尙還走濫藍口，操復進，復急圍之，急其尙將馬

延等臨陣降，衆大潰，尙奔中山，盡收其輜重，得尙印綬節鉞及

衣物，以示其家，城中崩沮審配，令士卒曰：堅守死戰，操軍疲矣，幽州方

至，何憂無主，操出行圍，配伏弩射之，幾中，以其兄子榮守爲東門，校尉榮夜開

門，內太祖，操兵與配拒戰城中，生禽配獲，操謂配曰：吾近行圍，弩何多

也，配曰：猶恨其少，操曰：卿忠於袁氏，亦自不得不爾，意欲活之，配聲氣壯烈，終無

撓辭，見者莫不歎息，遂斬之，全尙母妻子，還其財寶，高幹以并州降，復

以幹爲刺史，太祖曹操之圍鄴也，譚復背之，因畧取甘陵，安平，勃海，

河間，攻尙於中山，尙敗，走故安，從熙，而譚悉收其衆，太祖將討

之譚乃拔平原并南皮自還屯龍湊十二月太祖曹操討譚軍其

門譚不出夜遁奔南皮臨清河而屯十明年正月急攻拔之譚

欲出戰軍未合而破譚被髮驅馳追者意非恒人趨奔之譚墮馬顧曰咄兒過我我能富貴汝

言未絕口頭已斷地於是斬譚及郭圖等戮其妻子熙尙爲其將焦觸張南

所攻奔遼西烏丸桓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

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衆莫敢語仰視各

以次歃至別駕代郡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

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不能爲也

一坐爲珩失色觸曰夫興舉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

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曹操聞珩節甚高之屢辟不至卒於家高幹復叛

執上黨太守，舉兵守壺口關，遣樂進、李典擊之，未拔。十一年，太

祖

曹操自

征幹，幹乃留其將夏昭、鄧升守城，自詣匈奴單于求救。

不得，獨與數騎亡，欲南奔荊州。上洛都尉捕斬之。十二年，太祖

至

曹操征

遼西，擊烏丸。

桓

尙熙與烏丸

桓

逆，操軍戰，敗走。

乃與親兵

數千人奔遼東。公孫康於遼東，尙有勇力，先於熙謀曰：「今到遼東，康必見我，我獨爲兄

手整之，且據其郡，猶可以自廣也。」康亦心規取，尙以爲功，乃先置精勇於廐中，然後請尙熙。

疑不欲進，尙端之，遂與俱入，未及坐，康叱伏兵禽之，坐於凍地，尙謂康曰：「未死之間，寒不可忍，

可相與席。」康曰：「卿頭顱方行萬里，何席之爲？」遂誘斬之，首送其首之。太祖高韓

珩節屢辟不至於家。

康，遼東人，父度初避吏爲玄菟小吏，稍仕，中平元年，還爲

本郡守，在職敢殺，伐郡中名豪，與已夙無恩者，遂誅滅百餘家，因東擊高句麗，西攻烏桓，威行



海畔、時王室方亂、度恃其地、遠陰獨懷、幸會襄平社、生大石丈餘、下有二小石爲足、度以爲已瑞、初平元年、乃分遼東爲遼西中遼郡、并置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爲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追封父延爲建義侯、立漢二祖廟、承制設壇、壇於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理兵、乘鸞輅、九旒旄頭羽騎、建安九年、司空曹操表爲奮威將軍、封永寧鄉侯、度死、虛嗣、故遂據遼土焉、

三、袁術傳

三國魏志卷六

後漢書卷一〇五

袁術字公路，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紹之從弟也。少以俠氣聞，

數與諸公子飛鷹走狗，後頗折節。舉孝廉，除郎中，歷職內外，後為折衝校

尉。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時董卓之將欲廢帝立，以術為後

將軍，術亦畏卓之禍，出奔南陽，會長沙太守孫堅，殺南陽太守

張咨，術得據其郡。引兵從術，劉表上術為南陽太守，術又表堅領豫州刺史，使率荆

豫之卒，擊破董卓於陽人，術從兄紹因堅討卓，未反遠，遣其將會稽周昕，奪堅豫州，術怒，擊昕

走之，紹議立劉虞為帝，術好放縱，憚立長君，託以公益，不肯同，積此釁隙，遂成，乃各外交黨，援

以相圖謀。南陽戶口數百萬，而術奢淫肆欲，歛無度，百姓苦之。

既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北連術結公孫瓚，而紹與瓚不

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攜貳舍近交遠如此豪傑多附於紹術怒曰羣

豎不從吾而從吾家奴乎又與公孫瓚書云紹非袁氏子紹聞大怒初平三年術遣孫堅擊劉

表於襄陽堅戰死公孫瓚使劉備與術合謀共逼紹紹與曹操會擊皆破之四年術

引軍

入陳留太祖與紹合擊

屯討丘黑山餘賊及匈奴於扶羅等佐術與曹操戰於匡

亭大破術軍

術以

退保雍丘又將其

餘衆奔九江殺揚州刺史

陳溫而自領其州

之又兼稱徐州伯

以張勳橋蕤等爲大將李催

入長安欲結術爲援以術爲

乃授以

左將軍

假節

封陽翟侯初

術在南陽戶口尙數十百萬而不修法度以鈔掠爲資奢恣無厭百姓患之

假節遣太

傅馬日磾因循行拜授術奪日磾節拘留不遣時沛相下邳陳

珪故太尉球弟子也術與珪俱公族子孫少共交游書與珪曰

昔秦失其政天下羣雄爭而取之兼智勇者卒受其歸今世事紛擾復有瓦解之勢矣誠英又有爲之時也與足下舊交豈肯左右之乎若集大事子實爲吾心膂珪中子應時在下邳術并脅質應圖必致珪珪答書曰昔秦末世肆暴恣情虐流天下毒被生民下不堪命故遂土崩今雖季世未有亡秦苛暴之亂也曹將軍神武應期興復典刑將撥平凶慝清定海內信有徵矣以爲足下當戮力同心匡翼漢室而陰謀不軌以身試禍豈不痛哉若迷而知反尙可以免吾備舊知故陳至情雖逆於耳肉骨之惠也欲吾營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

又少見識書言代漢者當塗

高自云名字應之又以袁氏出陳爲舜後以黃代赤德運之次遂有僭逆之謀又聞孫堅得傳

國亂，遂拘堅妻奪之，興平二年冬，天子播越，敗於曹陽，術大，會羣

下，因謂曰：今劉氏微弱，海內鼎沸，劉氏微弱，吾家四世公輔，百姓

所歸，欲應天順民，於諸君意如何？衆莫敢對，主簿閻象進曰：

昔周自后稷至於文王，積德累功，叁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

明公雖奔世克昌，未孰，若有周之盛，漢室雖衰，微未若至殷紂

之暴，賊也，術嘿然，使召張範、範辭疾，遣弟承往應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

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人之衆，欲徵福於齊桓，擬迹於高祖，可乎？

承對曰：在德不在衆，苟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云匹夫，霸王可也。若陵僭無度，干時而動，衆

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自孫堅死，子策復領其部曲，術遣擊揚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

據江東，策聞術將欲僭號，與書諫曰：董卓無道，陵虐王室，禍加太后，暴及弘農，天子播越，宮廟

焚毀，是以豪傑發憤，沛然俱起。元惡旣斃，幼主東顧，乃使王人奉命，宣明朝恩，假武修文，與之更始。然而河北異謀於黑山，曹操毒被於東徐，劉表僭亂於南荆，公孫叛逆於朔北，正禮阻兵，玄德爭盟，是以未獲從命，橐弓戢戈，嘗謂使君與國同規，而舍是弗恤，完然有自取之志，懼非海內企望之意也。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重罰，此二王者，豈有聖德，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今主上非有惡於天下，徒以幼小，脅於彊臣，異於湯武之時也。又聞幼主明智聰敏，有夙成之德，天下雖未被其恩，咸歸心焉。若輔而興之，則旦爽之美，率土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爲漢宰輔，榮寵之盛，莫與爲出，宜効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感圖緯之言，妄牽非類之文，苟以悅主爲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慎，可不孰慮。忠言逆耳，駁議致憎，苟有益於尊明，無所敢辭，術不納，策遂絕之。建安二年，用囚河內張熯之符命，遂

果僭號，自稱仲家，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置公卿祠南北郊，百官

郊祀天地，乃遣使以竊號告呂布，并爲子聘布女，布執術使送許，術大怒，遣其將張勳、橋蕤攻布，大敗而還。術又率兵擊陳國，誘殺其王寵及相駱俊，曹操乃自征之。術聞大駭，即走渡淮，留張勳、橋蕤於潁陽以拒操，操擊破，斬蕤而勳退走。術兵弱，大將死，衆情離叛，加天旱茂荒，士民凍餒，江淮間相食殆盡。時舒仲應爲術沛相，術以米十萬斛與爲軍糧，仲應悉散以給飢民，術聞怒，陳兵將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爲之耳，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下馬牽之。」曰：「仲應足下，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術雖矜名尙奇，而天性驕肆，尊已陵物，及竊僞

號，荒淫侈滋甚，後宮

膝御

數百，皆服綺縠，

無不兼羅綺

餘厭梁肉，

而士卒凍餒，江淮間

自下饑困，莫之簡卹，於是資實

空盡，人民相食，不

能自立，術前爲呂布所破，後爲太祖所敗，

四年夏，乃燒宮室，奔其部曲

陳簡，雷薄、陳蘭於潯山，復爲

簡等

所拒，

遂大困窮，士卒散走，憂懼

不知所出爲將遂歸帝號於紹

曰祿去漢室久矣天下提挈政在家門豪雄

角遂分割疆宇此與周末七國無異唯疆者兼之耳袁氏受命當王符瑞炳然今君擁有四州

人戶百萬以疆則莫與爭大以位則無所比高曹操雖欲扶衰獎微安能續絕運起已滅乎謹

歸大命君其興之紹陰然其計術因欲北至青州從袁譚曹操使劉備徵之不得

過復走還壽春六月至江亭坐簑牀而歎曰袁術乃至是乎發因憤慨結病道歐血

死妻子依術故吏廬江太守劉勳孫策破勳復見收視術女入

孫權宮子耀曜拜仕吳爲郎中耀女又配於權子奮

論曰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夫事不以順雖疆力

廣謀不能得也謀不可得之事日失忠信變詐妄生矣况復苟肆行之其以欺天乎雖假符僭

稱歸將安所容哉



袁術傳

#### 四、劉表傳

三國魏志六  
後漢書一〇四下

劉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魯恭王之後也。少知名，號八俊。身長八

尺餘，姿貌甚温偉。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誅議，號爲八顧。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

黨禁解，以辟大將軍何進掾，爲北軍中候。靈帝崩代。初平元年，長沙

太守孫堅殺荊州刺史王叡。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時江

南宗賊大盛，又袁術阻兵屯魯陽，表不能得至，乃單馬入宜城，請南郡人蒯越、襄陽人蔡瑁與

共謀畫，表謂越曰：宗賊雖盛，而衆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

對曰：理平者先仁義，理亂者先權謀。兵不在多，貴乎得人。袁術驕而無謀，宗賊率多貧暴，越有

所素養者，使人示之以利，必持衆來，使君誅其無道，施其才用，威德既行，櫪負而至矣。兵集衆

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公路雖至，無能爲也。表曰：善。乃使越遣人誘宗

賊帥至者十五人皆斬之，而襲取其衆，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據襄陽城，表使越與龐季往譬之，乃降。江南悉平，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表亦合遂理兵軍襄陽，以

觀時變，袁術之在南陽也，與其從兄紹有隙，而紹與表相結，故術共孫堅合

從欲襲奪表州，表敗，使堅攻表，遂圍襄陽，會表將黃祖救至，堅爲流矢

所中，死軍敗，術遂不能勝表，餘衆退走，及李傕、郭汜等入長安，欲

連表爲援，冬表遣使奉貢，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假節，以爲已援，天子都許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

鄧羲諫表，表不聽，羲辭疾而退。終表之世，建安元年，稟請將軍張濟

引兵入荊州界，自關中走南陽，因攻穰城爲中流，飛矢所中而死，荆

州屬官屬皆賀，表曰：濟以窮來，主人無禮，至於交鋒，此非牧意。

牧受弔不受賀也，使人納其衆，衆聞之喜，遂皆服從。三年長沙

太守張羨

率零陵桂陽三郡

叛表表

遣兵攻

圍之，連年不下，羨病死，破

羨平之

長沙復立其子懌，表遂攻并懌

於是開土遂廣

南收零桂

接五

嶺，北據漢川，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

初荆州人情好擾，加四方駭震，寇

賊相扇，處處糜沸，表召誘有方，威懷兼洽，其姦猾宿賊，更爲效用，萬里肅清，大小咸悅而服之。

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表安慰賑贍，皆得資全，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恭母闔宋忠等

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及

太祖

曹操

與袁紹方相持於

官渡，紹遣人求助，表許之而不至，亦不佐太祖

援曹操

欲保江

漢間，觀天下之變，從事中郎

南陽

韓嵩別駕劉先說表曰：今豪

傑並爭，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將軍若欲有爲，起乘其

敵可也。若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將軍。豈可擁甲十萬之衆

安坐而觀望。成敗夫見賢求援而不能助，請和見賢而不得。肯

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將軍恐不得中立矣。夫以曹公操之明

哲善用兵，天下且賢俊皆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稱兵。以

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故爲將軍今之勝計者，不莫若舉荆

州以附曹公。操曹公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

全之策也。表大將蒯越亦勸表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太祖

操，以觀望虛實。嵩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爲我觀其釁。嵩對曰：

嵩觀曹操之明，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若欲歸之，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

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爲君，不復爲將軍死也。惟加重恩，表以爲憚，使

強之至許，果拜嵩侍中，零陵太守。嵩及還，深陳太祖盛稱朝廷曹操威之德。

**說表** 勸遣子入質，侍表疑嵩反，為太祖說大怒，以為懷貳，欲殺嵩。

陳兵誦嵩將斬之，嵩不為動容。徐陳臨行之言，表妻蔡氏知嵩賢，諫止之，表猶怒，乃考殺。

**隨嵩行者**，知嵩無他意，乃止。但囚嵩而已。表雖外貌儒雅而心多。

**疑忌皆此類也**。六年，劉備自袁紹奔表，表厚相待之。接然而

不能用也。建安十三年，太祖征表，未至。八月，表病死。疽

發背卒，在荊州幾二十年，家無餘積。二子琮、琦，表初表以琦貌類於已，甚愛之，後為琮娶

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及妻遂愛少子琮，而惡琦，毀譽之言，日聞於表，表寵就後妻，

每信受焉。欲以為後而及妻弟蔡瑁及外甥張允為之支黨，并得幸於

表，又睦於琮，而琦不自寧，嘗與琅琊人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初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

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巾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表將江夏太守黃祖爲孫權所殺，琦遂求代其任。

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

及表病甚，琦歸省疾，素慈孝，允等恐其見表，而父子

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共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過於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之。衆聞而傷焉。衆遂奉

以琮爲嗣，琦與琮遂爲讎隙

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襲作難，會曹

操軍至新野，琦走江南。

越

韓

嵩及東曹掾傅巽等說琮歸太祖

降

琮

曰：今與諸君據全楚之地，守先君之業，以觀天下，何爲不可乎？巽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家，其勢弗當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又

弗不當也。三者皆短，欲以抗王兵，師之鋒，必亡之道也。將軍自

料，何與劉備？琮曰：吾不若也。翼曰：誠以劉備不足禦曹公，乎則

雖保全楚之地，不足能以自存也。誠以劉備足禦曹公，乎則備

不爲將軍下也。願將軍勿疑。太祖及操軍到襄陽，琮舉州請降。

劉備走奔夏口。太祖操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翽越等侯者

十五人，乃釋嵩之囚，以其名重，甚加禮待，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爲大鴻臚。

以交友禮待之。翽越爲光祿勳，嵩大鴻臚，羲侍中，先尚書令。劉光尚書令。

初表之結袁紹也，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義以疾退，終表世不仕，操以爲侍中，其餘多至

大官。操後敗於赤壁，劉備表琦爲荊州刺史，明年卒。



劉  
表  
傳

五、呂布傳

三國魏志卷七  
後漢書卷一〇五

呂布字奉先，五原郡九原人也。以弓馬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

爲騎都尉。原屯河內，以布爲主簿。六甚見親待，靈帝崩，原受何進召，

將兵詣洛陽，與何進謀誅諸黃門，拜爲執金吾，會進敗，董卓入

京，都將爲亂，欲誘布殺原，而并其兵，衆卓以布見信於原，誘布

令殺原，斬原首，詣卓。卓以布爲騎都尉。誓爲父子，甚愛信之，誓爲

父子。布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稍遷至中郎將，封都亭侯。

卓自以遇人無禮，恐人謀已。知凶恣，每懷猜畏，行止常以布自衛，然

卓性剛而褊，忿不思難，嘗小失卓意，拔手戟擲布之，布拳捷避

之。得免而改容爲卓顧謝，卓意亦解。由是陰怨於卓。卓常又使布

守中閣布而私與卓侍婢私情通恐事發覺心益不自安先

是因往見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自陳卓

幾見殺之狀時允與尚書僕射士孫瑞密謀誅卓是因以告布

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

不暇何謂父子擲戟之時豈有父子情也布遂許之手刃乃於門刺殺

卓語在事已見卓傳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同三司進封

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允既不赦涼州人涼州人皆怨

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布不能拒催等遂入長

安卓死後六旬布亦與催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

關欲詣袁術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以特殺卓爲術報讐欲以

**德之** 有德袁氏遂恣兵鈔掠 **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

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

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僮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 **北詣** 投袁紹 **紹與布**

**擊張燕於常山** 燕精兵萬餘騎數千 **布有** 常御 **良馬曰赤兔** 能

馳城飛擊 **常與其親近** 健將 **成廉魏越等** 數十騎 **陷鋒** 突 **陣** 一日

或至三四皆斬首而出連戰十餘日 **遂破燕軍而求益兵** 布旣恃其功更請兵於

紹紹不許 **衆而將士鈔掠** 多暴橫 **紹患忘之** 布覺其意從紹 不自安

**求去** 還洛陽 **紹恐還爲己害** 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 **遣壯士夜掩殺布**

送布而陰使殺之 **不獲事** **露布走河內** 布疑其圖已乃使人鼓爭於帳中潛自遁

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 **與張楊合紹** 聞懼爲患募遣 **令衆追之** 皆畏布莫

呂布傳

八四

敢逼近者，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後漢下

附張邈傳）

六、張邈傳

三國魏志七  
後漢書一〇五附呂布傳

張邈字孟卓東平壽張人也少以俠聞振窮救急傾家無愛士

多歸之太祖袁紹皆與邈友初辟公府以高第拜騎都尉稍遷

陳留太守董卓之亂太祖與邈曹操首共舉義兵汴水之戰邈

遣衛茲將兵隨太祖及袁紹既為盟主有驕矜色邈正議義責

紹之紹既怨邈且聞與布厚使太祖乃令曹操殺邈太祖謀不聽責紹

曰孟卓親友也是非當容之今天下未定不宜自相危也邈知

之益德太祖太祖之征陶謙勅家曰我若不還往依孟卓後還

見邈垂泣相對其親如此呂布之捨袁紹從張楊也過邈臨別

把手共誓紹聞之大恨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已也然邈心不自

安興平元年，太祖復征

曹操東擊陶謙

遜，弟超與太祖

合其將武陽人

陳宮

屯東郡

從事中郎許汜、王楷共謀叛太祖宮

因說遜曰：今雄

傑並起，天下分崩

雄傑並起

君以千里

擁十萬

之衆，當四戰之地，撫

劍顧眄，亦足以爲人豪

而反受制於人

不以鄙乎？今州軍東征，

其處空虛，呂布壯士善戰，無前若懼，迎之共牧

據

兖州，觀天下

形勢，俟時事之變通，此亦縱橫之一時也。遜從之。太祖初使宮

將兵留屯東郡，遂以其衆

與弟超及宮等

東迎布爲兖州牧，據濮陽

郡，縣皆應之。唯鄆城東阿范爲太祖守

太祖曹操聞而引軍還

與

布累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蟲蝗少穀，

百姓相食，布東

移

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

操復

盡復收諸城，擊

破布於鉅野，布東奔劉備，邈從布留超將家屬屯雍丘，太祖攻

圍數月，屠之，斬超及其家，邈詣袁術請救，留超將家屬屯雍丘，操圍

超數月，屠之，滅其三族，邈未至壽春，自爲其兵所殺，害時劉備束擊術，領徐

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

誅卓爲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爲曹操所敗，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

也，術生年以來，不開天下有劉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

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唯此止，當駱驛

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取下邳，獲備妻子，備還，敗走海西，

歸，飢困請降於布，布又患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備屯

小沛，布自稱號徐州刺史，收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婚，布復許之，術遣將



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

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

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嚴率步兵千騎二百千餘馳

往赴備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而止。布於屯沛西南

一里安屯城外遣鈴下人招備，並請靈等。靈等亦請布與共饗飲。食

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

合鬪，但喜解鬥耳。布乃令門軍候植戰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

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各解去兵，不中，可

留決鬥。布舉弓射戟，即一發，正中小戟支。諸將靈等皆驚言：將軍天

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布

許之術遣使韓脣以僭號議事告布並因求迎婦布遣女隨之沛  
相陳珪恐術報布成婚則徐揚合從將爲國難未已於是  
往說布曰曹公奉迎天子輔讚國政威靈命世將征四海將軍  
宜與協同策謀圖太山之安共存大計今與袁術結婚必受天  
下不義之名將有累卵之危矣布亦素怨術初不已受也而  
女已在塗乃追還絕婚械送韓執脣送梟首許市曹操殺之珪  
欲使子登詣太祖曹操布固不肯許遣會使者至拜布爲左將  
軍布大喜即聽登往行並令奉章謝恩登見太祖曹操因陳布  
勇而無計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太祖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  
久養非卿莫能究其情也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

守臨別，太祖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令登陰合部衆，

以爲內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

父勸吾協同曹公，操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無一獲，而卿父子並

顯重，但爲卿所賣耳。卿爲吾言其說，云何？登不爲動容。徐喻對

之曰：「登見曹公，言待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

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即爲用，飽則揚颺去。其言

如此，布意乃解。袁術怒，布殺韓胤，遣其大將張勳、橋蕤等，與韓暹、楊奉等

連勢，遣大將張勳，步騎數萬，七道攻布，布時兵有三千，馬四百匹，懼其不敵，

謂陳珪曰：「今致術軍，卿之由也，爲之奈何？」珪曰：「暹奉與術卒合

之軍，師耳，策謀不無素定，不能相雜。持子登策之比之，於連鷄

勢不俱棲，立可解離也。布用珪策，遣人說暹奉使與己并力共

擊術軍。與暹奉書曰：二將軍親扶大駕，而布手殺董卓，俱立功名，當垂竹帛。今袁術造逆，

宜共誅討，奈何與賊還來伐布，可因今者同力破術，爲國除害，建功天下。此時不可失也。又許

破術兵，悉以軍資所有，悉許暹奉。與之，於是暹奉大喜，從之。遂共擊

勳，等於下邳。大破敗之。生禽橋蕤，餘衆潰走。其所殺傷墮水死者殆盡。時太山臧霸

等攻破莒城，許布財幣以相結，而未及送。布乃自往求之。其督將高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

遠近所畏，何求不得，而自行求賂，萬一不剋，其不損邪？布不從。既至莒，霸等不測往意，固守拒

之，無獲而還。順爲人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剋。布性決易，所爲無常，順每諫曰：

將軍舉動，不肯詳思，忽有失得，動輒言誤，誤事豈可數乎？布知其忠而不能從。建安三年，

布遂復叛爲術，遣高順攻劉備於沛，破之。太祖遣夏

侯惇救備，爲順所敗。太祖操乃自征，將擊布，至其下邳城下，遣

布書爲陳禍福，布欲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而

謂布曰：曹公遠來，執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宮引兵

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月，軍食畢盡，擊之可破也。布然之。布妻曰：昔曹氏

待公臺如赤子，尤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氏，而欲委全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若

一旦有變，妾豈得爲將軍妻哉。布乃止，而潛遣人求救於袁術，術自將千餘

騎出戰，敗走，還保城，不敢出，術亦不能救。布雖驍猛，然無謀，而

多猜忌，不能制御其黨，但信諸將，諸將各異意，自疑，故每戰多

敗。太祖曹操圍之，壅沂泗以灌其城。三月，上下離心，其將侯成

宋慮魏續，使客收其名馬，而客策之以叛，成追客得馬，衆將合釀以賀成，成分酒肉，先

入詣布而言曰、蒙將軍威靈、得所亡馬、諸將齊賀、未敢嘗也、故先以奉貢、布怒曰、布禁酒、而卿等醞釀、爲欲因酒共謀布邪、成忿懼、乃與諸將共執

縛陳宮 高順 將其衆降、

布與其麾下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令左右取其首詣操、左右不忍、乃下

降、遂生布縛、布見操曰、今日已往、天下定矣、操曰、何以言之、布曰、明公之所患、

不過於布、今已服矣、令布將騎、明公將步、天下不足定也、願謂劉備曰、玄德、卿爲座上客、我爲

降虜、繩縛太我急、獨不可一言邪、小緩之太祖 操笑 曰、縛虎不得不

急也、乃命緩布縛 布請曰、明公所患不過於布、今已服矣、天下不

足憂、明公將步、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有疑色、劉備

進曰、不可、明公不見 呂布 之事、丁建陽及董太師乎、太祖 操 領

之、布因指 目 備曰、是 大耳 兒、最叵信者、操案陳宮曰、公豈平生自謂智有

餘、今意何如、宮指布曰、是子不用宮言、以至於此、若見從、未可量也、操又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夫以孝理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宮聞霸王之主、不絕人之祀、固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爲之泣涕、於是縊殺布、布與及宮順等皆縊殺之、梟傳首送許市、然後葬之、太祖之禽宮也、間宮欲活老母及女、不宮對曰、宮聞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太祖召養其母、終其身、嫁其女、

七、臧洪傳

三國魏志卷七  
後漢書卷八八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昱，有幹事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

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為越王，攻破城邑，眾以萬數，拜昱揚州刺史。昱率丹陽太守陳黃、

擊昭破之，昭遂復更屯結，大為人患。昱等進兵，連戰二年，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昱

為使，歷匈奴中郎將，中山太原太守，所在有名。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

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於人。姿舉孝廉為郎，時選三署郎

以補縣長。琅琊趙昱為莒長，東萊劉繇下邑長，東海王朗菑丘

長，洪即丘長。靈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洪為功曹，時

董卓殺弑帝，圖危社稷。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

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虎視此誠天下義烈，士報恩効命之



秋也。今郡境尙全，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

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不亦宜乎。超然其言，與洪西至

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先謂超曰：「聞弟爲

郡守，委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

才略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才略智數不比於超矣。邈即引

見洪與語，大異之，致之於劉乃使詣兖州公山。刺史劉岱孔豫州

公緒。刺史孔仙，遂皆與洪親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

酸棗乃設壇場，方共將盟誓諸州郡。既而更相辭讓，莫敢當。先登

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槃歃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

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

剪覆四海，兖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佃，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戮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涕泣橫下。聞其言者，

雖卒伍厮養，莫

無

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

自是之後，

諸軍

各懷遲疑，

莫適先進，而食盡。

遂使糧儲單竭，兵

衆

乖散，

時討虜校尉公孫瓚與太司馬劉

虞有隙，

超乃

遣洪詣大司馬劉虞，

共謀

其難，

值公孫瓚之難，

行至

河間，遇

而值

幽冀二州交兵，

行塗阻絕，

使命不達，

因寓於袁紹，

而袁

紹見洪，又甚奇重之，與結分合。

友好，

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

以洪領青州。

刺史，

以撫其衆。

前刺史焦和好立虛譽，能清談，時黃巾羣盜處處

隨起而青部殷實軍革尙衆和欲與諸同盟西赴京師未及得行而賊已屠城邑和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禱禱羣神又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以投於河衆遂潰散和亦病卒洪收

撫離叛百姓復安

洪在州

任事

二年羣盜奔走

袁

紹歎

懼

其能徙爲

東郡太守治都東武陽太祖

時曹操

圍張超於雍丘

甚危急

超言

謂

軍吏曰今日之事

唯恃

有臧洪當

必來救吾

我衆人以爲

或曰

袁曹

方穆而洪爲紹所表用必

恐

不能

敗好招禍遠來赴此

違福取禍

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

非

背本者也

但恐或見禁制

強力不

相及逮耳洪

始聞之

超圍

果乃徒跣號泣

並勒所領兵

將赴其難

自以衆弱

又從紹請兵

馬求欲救超

而紹終

竟

不聽許之

超城

遂

陷張氏

族滅洪由是怨紹絕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紹令

使洪邑人陳琳以書與以書與譬洪喻以示其禍福責以恩義洪答

曰隔闌相思發於寐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

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哉胡可勝言前日不遺比辱雅贖

述叙禍福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

亦以吾子携負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爲仇敵以是事人

雖披中情墮肝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

人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能闢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復

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算計

長短辯諂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所損

又言傷告絕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翰墨一無所

答酬亦冀遙付其褊心粗識鄙性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

命援引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無對而義篤其言焉得已哉僕小

人也本乏志用中因行役寇竊大州特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大州寧

樂今日自還接刃乎每登城勒臨兵望主人之旗鼓瞻望張帷感

故友之周旋撫弦擲矢不覺流涕流之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

主人無以爲悔主人相接過絕等倫當受任之初自謂究竟大

事志同大事掃清寇逆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被侵郡將

遣牖里之厄陳留克創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携

背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

之道輕重殊塗親疏異畫請師見拒辭行被拘使洪故君遂至淪滅區區微節無

所獲中，豈得復全交友之道，重虧忠孝之名乎？

故便

所以忍悲揮戈，

收淚告絕，若

使主人少垂故

古人

忠恕之情，

住

來者

側席，

去者克己，

不汲汲於離

友，

信刑戮以自輔，

則僕抗季扎之志，

不爲今日之戰矣，

何以效

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啣血，奉辭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

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

刺，濱於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獲命，畏威君懷親以詐求

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霸道者也，然輒亦復僵斃疆尸麾下，不蒙

虧除，僕雖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覩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

豈謂三子宜死，罰當刑中哉？實日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讐，懼戰

士狐疑無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進者蒙榮待放

違意者被戮此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是以鑒戒前人

困守死窮死戰城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

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亦以君子之

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

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

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

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

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爲吾兄分爲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

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

矣苟區區於攘患不知言乖乎道理矣足下或者當見城久圍  
不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推平生之好以爲屈節而苟生  
勝守節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出筆以求生  
存故身著傳圖像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  
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  
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揚飛燕脅方作難北鄙  
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之誠記耳主人當鑒我戒曹輩  
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暴威於吾城之下哉足下  
譏吾恃黑山以爲救獨不念黃巾之合從邪加飛燕之屬悉以  
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兆於綠林卒能龍



飛受命中興以成帝業，苟可輔主興化，夫何嫌哉！況僕親奉承  
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微利於境外，臧洪授投命於君  
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  
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紹見洪書，知無降意，增兵急攻，城中糧穀以盡，外無彊援救，洪  
自度必不免，呼吏士謂曰：袁氏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  
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軍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敗  
破，將妻子出，將吏士民皆垂泣曰：明府之與袁氏，本無怨隙，今  
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危困，吏民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  
尙掘鼠煮筋角，後無可所復食者，主簿啟內厨米三斗，請中分

稍以爲糜餠粥，洪歎曰：獨食此何爲？能獨甘此邪？使作爲薄粥。糜，徧

班士衆分讞之，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將士咸流涕，無能仰

視者。男女七八十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城陷，紹生執洪，紹

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何相負若此？是今

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

衰弱，無扶翼之意，而欲因際會，希冀族望非望，冀多殺忠良，以

立姦威。洪親見將軍呼張陳留爲元，則洪府君亦宜爲弟，而不能

同共心戮力，爲國除害，何爲坐擁兵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

能推刃爲天下執報仇，何謂服乎？紹本愛洪，意欲令屈服，原赦

之，見洪其辭切，知終不爲己用，乃命殺之焉。洪邑人陳容，少爲

書諸生親慕於洪，隨洪爲東郡丞。先城未敗，洪遣出使歸紹，令

時容

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

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

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時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

常所，蹈之則爲君子，背之則爲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

不與將軍同日而生也。遂復見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

曰：如何一日，戮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

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論曰：雍丘之圍，臧洪之感憤，壯矣。想其行跣且號，束甲請舉，誠足憐也。夫英雄之所趨舍，其與守義之心異乎？若乃締謀連衡，懷詐算以相尙者，蓋惟利勢所在而已。况偏城旣危，曹袁方穆，洪徒指外敵之衡，以紓倒懸之會，忿悁之師，兵家所忌，可謂懷哭秦之節，存荆則未聞也。

陳范異同 卷下

陳 述

一、公孫瓚傳

三國魏志卷八  
後漢書卷一〇三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支人也。家世二千石，瓚以母賤，遂為郡門下書

佐。小吏，有為人美姿儀貌。大音聲，言事辯慧，故太守器之。奇其才。以女

妻焉。遣詣後從涿郡盧植讀經。學於纒氏山中，略見書傳。後復為舉上

計郡吏劉太守。劉君坐事徵詣廷尉。檻車徵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

服，詐稱侍卒，身執徒養，為御車身執徒養。到洛陽。及劉太守當徙日南，瓚

具米肉。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舉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

人臣，當詣日南，日南多瘴氣，或恐不還，與先人便當長辭墳塋。

陳 范 異 同

一〇七

慷慨悲泣，於此再拜慷慨而起。去時見觀者莫不歔歔歎息。劉既行

於道得赦，瓚還郡。瓚以舉孝廉為郎，除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

十騎出行塞。下卒見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

騎者曰：今不衝奔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矛兩頭，施刃矛，馳出

刺胡。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從騎半，遂得免。鮮卑懲艾

後不敢復入塞，遷為涿令。光和中，涼州賊起。以瓚督烏桓發

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督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車騎將軍

張溫討涼州賊，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會烏桓反畔與賊張

純等劫掠。攻擊薊中自號將軍，畧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

所至殘破。瓚將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

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

張純復與叛胡丘力居等寇漁陽河間勃海入

平原多所殺略瓚追擊戰於屬國石門虜遂大敗棄妻子踰塞走悉得其所略男女瓚深入無

繼反爲丘力居等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弩楛力戰不敵乃與士卒

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紹拜瓚降虜校尉

封都

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畧青徐幽冀

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

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

以劉虞爲幽州牧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純首丘

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虞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

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

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

政爲列侯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賁侯會董卓至洛陽遷虞大

司馬復兼領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驚瓚輒厲色憤怒如赴敵望塵奔逐

威懾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

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

遂遠竄塞外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與虞相忤初平二年青徐黃巾三十

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

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

車甲財物不可勝算威名大震拜瓚奮武將軍封薊侯瓚既諫劉虞遣兵就袁術

而懼術知怨之乃使從弟越將千餘騎詣術自結術遠越隨其將孫堅擊袁烈將周忻越爲流

矢所中死，瑣因此怒紹，遂出軍屯槃河，將以報紹，乃上疏曰：臣聞皇義已來，君臣道著，張體以尊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爲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爲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令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爲亂始，紹罪一也。卓旣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逆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爲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告父兄，至使太傅一門，累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旣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爲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爲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爲印璽，每有所下，輒卑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尅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爲，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累有功效，而以小忿，枉加酷害，信用讒



隱濟其無道，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真，紹以貧憊，橫責其錢，篋不備舉，二人並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爲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絕斷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爲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聞聿，名非先賢，蒙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鐵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效，遂舉兵攻紹，於是冀州諸城，悉畔從瓚。

關東義兵起，卓遂劫帝西遷，徵虞爲太傅，道路隔塞，信命不得。至袁紹韓馥議以爲少，帝制於姦臣，天下無所歸心，虞宗室知名民之望也，遂推虞爲帝，遣使詣虞，虞終不肯受，紹等復勸虞。

領尙書事承制封拜虞又不聽然猶與紹等連和虞子和爲侍  
中在長安天子思東歸使和僞逃卓潛出武關詣虞令將兵來  
迎和道經袁術爲說天子意術利虞爲援留和不遣許兵至俱  
西令和爲書與虞虞得和書乃遣數千騎詣和瓚知術有異志  
不欲遣兵止虞虞不可瓚懼術聞而怨之亦遣其從弟越將千  
騎詣術以自結而陰教術執和奪其兵由是虞瓚益有隙和逃  
術來北復爲紹所留是時術遣孫堅屯陽城拒卓紹使周昂奪  
其處術遣越與堅攻昂不勝越爲流矢所中死瓚怒曰余弟死  
禍起於紹遂出軍屯磐河將以報紹紹懼乃以所佩渤海太守  
印綬授瓚從弟範遷之郡欲以相結援而範遂背紹以領渤海兵

以助瓚，瓚乃自署其將帥，爲青冀兗三州刺史，又悉置郡縣守令，破青徐黃巾兵。

益盛進軍，與紹大戰於界橋，以嚴綱爲冀州田楷爲青州單經爲

兖州，置諸郡縣，紹軍廣川令將麴義先登，與瓚戰，生禽綱，瓚軍

敗走，渤海與範俱還薊。紹遣將崔巨業將兵數萬，攻圍故安，不下，退軍南還，瓚將

步騎三萬人，追擊於巨馬水，大破其衆，死者七八千人，乘勝而南，攻下郡縣，遂至平原，乃遣其

青州刺史田楷據有齊地，紹復遣兵數萬，與楷連戰二年，糧食並盡，士卒疲困，互掠百姓，野無

青草，紹乃遣子譚爲青州刺史，楷與戰，敗退還，是歲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

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

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於大城東南築小城，與虞相近，稍

相恨望，虞懼瓚爲變，遂舉兵襲瓚，虞爲瓚所敗，出奔居庸，瓚攻

拔居庸生獲虞執虞還薊會卓死天子遣使者段訓增虞邑督  
六州瓚遷前將軍封易侯瓚誣虞欲稱尊號脅訓斬虞瓚上訓  
爲幽州刺史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劉虞從事漁陽鮮  
于輔齊周騎都尉鮮于銀等合率州兵欲共報瓚輔以燕國閻柔  
素有恩信共推柔爲烏丸桓司馬柔招誘烏丸鮮卑得胡漢數  
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大破之斬丹等四千餘  
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又遣將麴  
義及虞子和將合兵十萬與輔合擊共攻瓚瓚軍數敗興平二年破瓚  
於飽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乃走還易京固守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  
軍糧盡士卒飢困餘衆數千人退走瓚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蟲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才

力不恤百姓，記過忘善，匪此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駸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

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

百萬斛。

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人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汲而

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

謂天下事可指麾而

可定，

至於今日，視之

兵革方始，觀此

非我所決，

不如休兵力田。

耕

畜穀

以救凶年，

兵法百樓不攻，今吾

諸營

樓櫓

千重

里積穀三百萬斛，

食盡此穀足知

以待

天下之事

變

矣，欲以此

弊紹建安三年袁紹遣將復大攻之連年不能拔建安四年紹

悉軍圍之瓚遣子續求請救於黑山賊諸帥復而欲自將突騎

直出傍西南山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橫以斷紹後長史闞靖

說瓚諫曰今將軍將士皆已莫不懷土崩瓦解之心其所以尤能

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而特將軍為主故耳將軍堅守

曠日或可使袁紹要當自退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

將軍今舍之而去出軍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將軍失

本孤在草野何所成邪瓚遂乃止不出救至欲內外擊紹紹漸相

攻逼瓚衆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帥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

及至瓚遣乃密使行人與子齋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僞屍蔽地以意而推尤爲

陳范異同

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啟處。烏尼歸人，瀘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絕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

矣。刻期兵至，舉火爲應。紹候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兵

至，遂便出欲戰。紹設伏擊瓚，遂大破之。敗，復還守保中小城。紹爲

地道突壞其樓，稍至中京。瓚自知計必敗，無全，盡殺乃悉縊其姊

妹妻子，乃自殺。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台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

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續爲屠各

所殺。田楷與袁紹戰死，鮮于輔將其衆奉王命歸曹操，操以輔爲建忠

度遼將軍，封都亭侯，督幽州六郡。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閻柔

遣使詣太祖受事

將部曲從曹操擊烏桓

遣拜護烏丸校尉而輔身

詣太祖拜左渡遼將軍封亭侯遣還鎮撫本州太祖破南皮柔  
將部曲及鮮卑獻名馬以奉軍從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  
輔亦率其衆從文帝踐阼拜輔虎牙將軍柔渡遼將軍皆進封  
縣侯位特進

封安國亭侯

張燕既爲紹所敗人衆稍散曹操將定冀州乃率衆詣降拜北平將軍



公孫瓚傳

一、陶謙傳

三國魏志卷八

後漢書卷一〇三

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少好學，為諸生，仕州郡，舉茂才，除盧令。

四遣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為車騎將軍張溫軍事，司馬，西討韓

遂，邊章，會徐州黃巾起，以謙為徐州刺史，擊黃巾，破走之，境

內晏然。時董卓之亂，州郡起兵，雖誅而李傕郭汜作亂關中，天子都長安。

是時四方斷絕，謙每遣使間行，致奉貢獻，西京詔遣安東將軍為

徐州牧，加安東將軍，封溧陽侯。是時徐州方百姓殷盛，穀米實甚豐。

瞻流民多歸之，而謙背道任情，信用非所，刑政不理，別駕從事，廣陵太

守琅邪趙昱，徐方知名士也，而以忠直見疏，出為廣陵太守，曹宏等

讒慝小人，也謙甚親任之，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斯漸。

亂下邳闕，宣自稱天子，謙初始與合從，寇鈔後遂殺宣，而並其衆。初曹操父嵩遭難，琅邪時謙別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遂襲殺之。初平四

年，太祖征曹操，擊謙，攻拔十餘城，至破彭城大戰。傳陽謙兵敗走

死者萬數，泗水爲之不流，謙退守。保剡，太祖操以糧少，攻之不能

克，乃引軍還。過拔取慮，睢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爲之不流。

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迹，初三輔遭李催亂，百姓流移，依謙者皆殲。興平元年，曹操復

東征，擊謙，略定瑯邪、東海諸縣，謙恐懼不免，欲走歸丹陽，會張邈

叛迎呂布。據兖州。太祖操還擊布，是歲謙病死。初同郡人笮融聚衆數

百，往依於謙，謙使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遂斷三郡委輸，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爲重樓，又

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黃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

觀者且萬餘人，及曹操擊謙，徐方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馬三千匹，走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因以過江南，奔豫章，殺郡守朱皓，入據其城，後爲揚州刺史劉繇所破，走入山中，爲人所殺，昱字元達，琅邪人，清已疾惡，潛志好學，雖親友希得見之，爲人耳不邪聽，目不妄視，太僕种拂，舉爲方正。

臨謙傳

三、張魯傳

三國魏志八

後漢書一〇五附劉焉傳

張魯，字公祺，沛國豐人也。初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

鳴山中，造作道符書，以惑百姓，從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米故

世號謂之米賊。陵死，傳子衡，行其道，衡死，傳於魯，復行之，益州

牧劉焉以魯為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脩將兵擊漢中太守

蘇固，魯遂襲脩，殺之，奪其眾焉。死，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殺魯

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

名為鬼卒，受本道已信，後號祭酒，各領部眾，眾多者為名曰治

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聽，欺詐，有病，但令自首，其過而

已，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於路，如今同之亭

傳又懸置義米肉懸於義舍

以給行路旅食

者量腹取足若過多

則鬼道輒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

祭酒爲治理民夷便樂之

信向

雄據巴漢垂三十年漢末力朝

廷不能征討

遂就寵拜

魯爲鎮民

夷

中郎將領漢寧太守通其

貢獻而已

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奔魯者數萬家時

民人有地中得玉印者

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魯功曹巴西閭圃諫魯曰漢川之民戶

出十萬財富土沃四面險固

財富土沃

上匡天子則爲桓文次及

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

遷稱王號必

不煩於王

願且不稱勿爲禍先魯從之韓遂馬超之亂關西民從子午谷

奔之者數萬家

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

建安二十年太祖乃自散關

出武都問曹操征之，至陽平，關魯欲舉漢中降，其弟衛不肯聽，率

衆數萬人拒關堅固守，太祖操攻破衛斬之，遂入蜀，魯聞陽平

已陷，將稽顙歸降，閉又說曰：「今以迫急往，其功必爲輕，不如且

依杜灌，赴朴胡相拒巴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於是乃奔南山，

入巴中，左右欲悉燒焚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其意

未達遂，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

遂封藏而去，太祖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

喻安之，魯盡將即與家屬出迎，太祖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

禮，封關中侯，邑萬戶，將還中國，待以客禮，封魯五子及關、圃等，皆爲

列侯，爲子彭祖取魯女魯薨，卒諡之曰原侯，子富嗣。



張魯傳

四、荀彧傳

三國魏志卷十

後漢書卷一百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朗陵令淑之孫也。字季和朗陵令

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父組，為濟南相。

叔爽司空。組畏憚宦官，乃為彧娶中常侍唐衡女。彧年以少時，有才名，故得免於

譏議。南陽何顓，名知人，見彧而異之，曰：「王佐才也。」永漢元中平六年，舉

孝廉，拜守宮。再遷亢父。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遂棄官

歸。鄉里同郡韓融時降宗親千餘家，避亂密西山中。彧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

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密雖小固，不足以扞大難。宜亟去，避之，無久

留。鄉人多懷土，猶豫。不能去。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

隨者。彧乃獨將宗族。從馥留者，後多為蓋卓將李傕所殺略焉。彧比至冀州，

而袁紹已奪馥位，紹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誼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彧明有意數，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佐之義。時曹操在東郡，彧聞操有

雄略，而度紹終不能成定大事業。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

平二年，彧乃去紹從太祖。操太祖操與語，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

奮武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彧，彧曰：

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

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兖州牧

後，又爲操鎮東將軍。彧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操征東擊

陶謙，使彧守甄城，任彧以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兖州反，操而潛迎

呂布，布既至，諸城悉應之，邈乃使劉翊告人，譎彧曰：呂將軍來助

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實衆疑惑，或知邈爲亂。有變即

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兖州諸城皆應布矣。故邈

計不行時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

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率衆兵數

萬來至，到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東

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曰：「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而輕欲見之？今君爲一州之

鎮也，往必危也，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也。今來速者，計

未必未定，及其未定，猶豫宜時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懷

疑之，嫌彼將怒而成計。謀不如往也貢既見或，無懼意，謂知鄆城

固其守，卒全三城，以待太祖。

操焉。

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

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操欲遂取徐

州，還乃定。

呂布，彧諫。

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

本，以制天下，進足可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

大業。將軍本以兖州首事，故能平定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

服且河濟。

此實。

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由

而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若不先定。

之，根本將何寄乎。

今以破

李封、薛蘭若

宜急。

分兵東擊，討陳宮，宮必

使虜。

不敢得，西顧以

乘其閒，勒兵而

收熟麥，約食畜穀，

以資。

一舉而

則呂。

布可不

足破也。破布然後南接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今舍布之

而東

未見其便

多留兵則不足用

力不勝敵

少留兵則民皆保城

不得樵採

後不足固

布乘虛寇暴

震動

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

可

繼數城或

全其餘非復已之有

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則將

軍當

尙

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守就能破之尙不可保

彼懲往年之敗將若懼而

相結親相

共

爲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

將軍攻之不拔略掠之無獲不出十日一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

自困耳

矣

前討徐州威罰施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爲

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尙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彼取彼此者

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以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

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焉太祖操乃止於是大收熟

麥復與布戰布敗走分兵平定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

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操議欲奉迎

車駕徙都於許或衆多以山東未平定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

陽北連張楊負功恣睢未可卒制或乃勸太祖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

王而諸侯景從漢高帝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

蒙塵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遠赴關右然猶分遣

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於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

之素志也今車變駕旋軫東京榛蕪義士有存本之思兆人懷

感奮而增之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人望大順也乘至公

以服雄傑天下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雄大德也天下四方

雖有逆節必不其何能為累明矣韓暹張奉其敢為害安足恤哉

若不時定四方使豪傑生心後雖為慮之亦無及矣太祖遂至洛

陽操從之奉迎天子及帝都許天子拜太祖大將軍進以彧為漢

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操每征伐在外其軍國之

事皆與彧籌焉太祖問彧孰能代卿為我謀者彧言苟又進操計

謀之士從子攸及鍾繇先是彧言策謀士進戲志才志才卒又進

郭嘉陳羣杜襲司馬懿戲志才等太祖以彧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

其舉唯嚴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并負敗亡焉自太祖之迎

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兼河朔之地天下畏其彊太祖



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

有驕氣而操敗於張繡紹

益驕與太祖

操

書其辭悖慢

甚倨

太祖

操

大怒出入動靜變於

常衆皆謂以失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彧彧曰公之聰明必

不追究往事殆有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彧曰

今將討不義而力不敵何如

欲先攻之而患力不敵以謀於彧

彧曰古之

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弱劉項之存亡

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

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

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綏法令不立

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

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盛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

或量紹雖強，終爲操所制。

彧曰：

乃說

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

然

後圖紹。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羗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彧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操從之。

三年，太祖

既破張繡，遂東禽呂布，定徐州。五年，遂與袁紹率大眾以攻許，操與

相距。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懼，少府孔融謂彧曰：「袁紹地廣兵彊，田豐

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其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

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彧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

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正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

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

變。顏良文醜，一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後皆如彧之籌，事在袁紹

傳。五年，與紹連戰，太祖操保官渡，紹圍之。與紹連戰，太祖雖勝而

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致紹師。彧報曰：「今軍穀食雖

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以爲先退

者則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操從之，乃堅壁持之。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

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彘所策。封或萬歲亭侯，邑一千戶。六年，

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

其間擊討劉表。

操以紹新破，未能爲患，但欲留兵衛之，自欲南征劉表，以計間或。彘

對曰：今紹既新敗，其衆離心。懼人擾。宜乘其困，遂今不因而定之。

而欲背堯，豫遠師。兵江漢，若紹收其餘燼。離糾散。承乘虛以出人。

後則公之事去矣。操乃止。太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

紹子譚尙而高幹郭援侵略河東鬪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

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彧前後功表封彧爲萬歲亭侯九

年太祖操拔鄴自領冀州牧或有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者

則以爲冀州部所制者統既廣大則天下易服矣太祖操將從之

彧言曰今若依古制若是則爲冀州當得所統悉有河東馮翊扶風

西河幽并之地也所奪者衆前日公破袁尙禽審配公前屠鄴城

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各懼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衆也今使

分屬冀州若一處被侵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諸將以閉關之

計今聞此以爲必謂以次奪見人心易動若一旦生變雖有善守者

轉相脅爲非則袁尙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可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

臨荊州

楚郢

責王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則人人自安、

天下須海內

大定、乃議古制、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操報曰、微足

下之相難、所失多矣、

遂寢九州議、是時苟攸常爲謀主、或兄衍以監

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謀襲

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惲後稱安

陽公主、或及攸並貴重、皆謙冲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

餘財、十二年、

操上書表或曰、昔袁紹作逆、連兵官度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尙書令苟

或深建宜往之便、遠恢進討之略、啟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微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

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或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

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度、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河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執、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兗豫、飢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尙權、權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効、足享高爵、而海內未喻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贖戶邑、或深辭讓、操誓之曰、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君吞讓拔出、興亡所係、可專有之邪、雖慕魯連冲高之迹、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於是復增或邑封千戶、

合拜前二千戶、

又欲授以正司、或使荀攸深自陳讓、至於十數乃止、

太祖操將伐

劉表、問或

所

策、安出或曰、今華夏已

以平、南土

荆漢知困

亡矣、可

顯聲

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意、太祖遂行

操從之、

會表病

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十七年、董昭等謂

太祖宜欲共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密以諮訪或以

爲日太祖曹公本興義兵以匡振漢朝寧國雖勳庸崇著猶秉忠貞之

誠節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事遂寢太祖由是操

心不能平會南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表留或曰臣聞古之遺將

上設監督之重下建副二之任所以尊嚴國命謀而鮮過者也臣今當濟江奉辭伐罪宜有大

使肅將王命文武並用自古有之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或國之重臣德洽華夏既

停軍所次便宜與臣俱進宣示國命威懷醜虜軍禮尙速不及先請臣輒留或依以爲重

書奏帝從之遂以或爲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至

濡須或疾病留壽春以憂薨操饋之食發視之乃空甕也於是飲藥而卒時

年五十帝哀惜之祖日爲之廢讌樂諡曰敬侯明年太祖操遂爲稱魏

陳范異同

一四三



公矣云（三國下附子惲孫越靈等傳）

論曰、自遷帝西京、山東騰沸、天下之命倒懸矣、荀君乃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察其定舉、措立  
言策、崇明王略、以急國艱、豈云因亂假義、以就違正之謀乎、誠仁爲己任、期紓人於倉卒也、及  
阻董昭之議、以致非命、豈數也、夫世言荀君者、通塞或過矣、常以爲中賢以下、道無求備、智算  
有所研疎、原始未必要末、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以衛賜之賢、一說而斃兩國、彼非薄於仁而  
欲之、蓋有全必有喪也、斯又功之不兼者也、方時運之屯遭、非雄才無以濟其溺、功高執彊、則  
皇器自移矣、此又時之不可並也、蓋取其歸正而已、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

贊曰、公業稱豪、駿聲升騰、權詭時福、揮金僚朋、北海天逸、音情頓挫、越俗易驚、孤音少和、直巒  
安歸、高謀誰佐、或之有弼、誠感國疾、功中運改、迹疑心一、

五、劉焉傳

三國蜀志一  
後漢書一〇五

劉焉，字君郎，江夏竟陵人也。漢魯恭王之後裔也。章帝元和中

肅宗時徙封竟陵支庶家焉。焉少仕任州郡，以宗室拜中郎中。後

以師祝公喪去官，居陽城山，積精學教授，舉賢良方正，辟司徒

府歷雒陽令、冀州刺史。稍遷南陽太守。宗正太常時焉覩靈帝政

治化衰缺，王室多故，四方兵寇，焉以為刺史威輕，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輒增暴亂

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為官，割剝百姓，以致離叛，可選清名

重臣以為改置收伯，鎮安方夏。清選重臣以居其任焉內乃陰求為交趾

收欲以避世時難，議未即行。侍中廣漢董扶私謂焉曰：京師將

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聞扶言，意更在益州。會益州刺史郤

郗儉、賦歛在政、煩擾、謠言遠聞、而并州殺刺史張益、懿、涼州殺

刺史耿鄙、並為寇賊所害、故焉謀、得施用、出焉為監軍使者、領益州

牧、封陽城侯、當收儉治罪、扶亦求為蜀郡西部屬國都尉及太

倉令、會巴西趙韙棄官俱隨焉、太僕黃琬為豫州牧、宗正劉虞為幽州牧、皆

以本秩居職、州任之重、自此而始、是時涼州逆賊馬相、趙祇等於綿竹

縣、亦自號黃巾、合聚疾疫、疲役之民、一二日中得數千人、先殺

綿竹令、李升、吏民翕集合萬餘人、便前破進攻雒縣、攻益州殺

郗儉、又到擊蜀郡犍為、旬月之間、破壞三郡、馬相自稱天子、衆

以至十餘萬數、人遣兵破巴郡、殺郡守趙部、州從事賈龍素、先領兵數百

人、在犍為、東界攝歛、遂糾合吏民、得千餘人、攻相等、數日破走

之、州界清靜龍乃選遣吏卒迎焉到以龍爲校尉徙治居綿竹龍

撫納離叛務行寬惠而陰圖異計沛人張魯母始以鬼道又有

少容姿色兼挾鬼道往來焉家故焉遣遂任魯以爲督義司馬遂與別

部司馬張修將兵掩殺住漢中太守蘇固斷絕斜谷閣殺害漢使者魯既

得漢中遂遂殺張修而並其衆焉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復通欲立威刑以

自尊大又乃託以他事殺州中豪彊王咸李權等十餘人以立

威刑士民皆怨初平二年犍爲太守任岐及賈龍由此並反攻焉焉

擊破皆殺岐龍之焉自此意氣漸盛遂造作乘輿車具重千餘

乘荆州牧劉表表上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聖人之論時焉四

子範爲左中郎將誕治書御史璋爲奉車都尉皆並從獻帝在

長安，惟小子別部司馬瑁素隨焉。在益州。獻帝朝廷使璋曉諭，

焉焉留璋不復遣。時與平元年。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焉。及與

範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誅李傕，焉遣更兵五千助之，戰敗。範謀泄奔槐

里，騰敗，退還涼州。範應時及誕並見殺。於是收誕行刑，議郎河南

龐羲與焉通家，乃募將焉諸孫入蜀。時焉既痛二子，又遇被天火，燒

其城，府車具重蕩盡，延及民家。館邑無餘。焉於是徙治居成都，

既痛其子，又感祲災，興平元年遂癰疽發背而卒。州大吏趙韙

等貪璋溫仁，共上璋立為益州刺史，詔書因以璋為監軍使者，

領益州牧，以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先是荊州牧劉表，表焉僭

擬乘輿器服，韙以此遂屯兵胸膈備表，初南陽三輔，民數萬戶，流入益州，焉悉收以為眾，名曰東州兵，（後漢書下附璋傳，茲另見）。

六、劉璋傳

三國蜀志一

後漢一〇五附劉焉傳

璋字季玉

性柔寬，無威略，東州人侵暴為民患，不能禁制，舊士頗有離怨。趙韙之在巴中，

甚得衆心，璋委之以權，韙因人情不輯，乃陰結州中大姓，建安五年，遂共擊璋。蜀郡廣漢犍為

皆反應，東州人畏見誅滅，乃同心並力，為璋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斬之。

**既襲焉**

位而張魯

以璋闇懦，

**稍驕恣不復承順**

璋

怒

**殺魯母及弟，遂為**

讐敵

累而遣其將龐悉等攻魯

數為

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

土

故以羲為巴西

郡

太守，領兵禦魯

因襲取之，遂雄於巴漢。

後羲與璋情

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

也

十三年璋聞曹公

操自將

征荊州，已定漢中

璋乃

遣河內陰溥

使

致敬於曹公

操

加璋振威將軍，兄瑁平寇將軍，瑁狂疾物故，璋

復遣別駕從事蜀郡張肅送叟兵三百人並雜御物於曹公曹

公拜肅爲廣漢太守璋復遣別駕從事張松詣曹公操曹公

時已定荊州走先主不復存錄松而操不相接禮松以此怨會曹公

軍不利於赤壁兼以疲死松懷懼而還疵毀曹公勸璋自絕曹氏

因說璋曰劉豫州使君之肺腑可與交通而結好劉備璋皆然從

之十六年璋聞曹操當遣兵向漢中討張魯內懷恐懼松復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即遣

法正連好先主將兵迎備尋又令正及孟達送兵數千助先主守

禦正遂還後松復說璋曰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

豪欲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道也璋

又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薄巴西黃權陳其利害諫曰劉備有梟

名今以部曲遇之，則不滿其心，以賓客待之，則一國不容二主，此非自安之道。從事廣漢

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勅在所供奉。先主先主

入境如歸。先主至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備自江陵馳至涪城。去成

都三千六十里。是歲建安十六年也。璋率步騎三數萬餘人車

乘帳幔，精光曜日，往就與備會。先主所將將士更相之適歡飲

百餘日。璋資給先主，使討張魯。然後分別。張松勸備於會襲璋，備不忍。

明年先主至。出屯葭萌。松兄廣漢太守肅懼禍及已，乃以松謀白璋，收松斬之，勅諸

關戍勿復通，備大怒。還兵南向。擊璋。所在皆克。戰尅。十九年進圍成都

數十日，城中尙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二一年，吏民咸欲死。拒

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而攻戰三年



載、飢膏野草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下

淚流涕、遂備遣璋于南郡於公安、盡歸其財物資、及故佩振威將軍

印綬、孫權殺關羽、取荊州、以璋爲益州牧、駐旆歸後以病璋卒、南

中豪率雍闓、據益州、反附於吳、權復以璋子闓爲益州刺史、處

交益界、首丞相諸葛亮平南土闓、還吳爲御史中丞明年曹操破張

魯、定漢中、後漢書下附張魯傳、初璋長子循妻龐羲女也、先主定蜀、羲

爲左將軍、司馬璋時從、羲啟留循、先主以爲奉車中郎將、是以

璋二子之後、分在吳蜀

評曰、昔魏豹聞許負之言、則納薄姬於室、劉歆見圖讖之文、則

名字改易、終於不免其身、而慶鍾二主、此則神明不可虛要、天

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驗也而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遽造輿服圖竊神器其惑甚矣璋才非人雄而據土亂世負乘致寇自然之理其見奪取非不幸也

劉  
璋  
傳

一  
五  
四

## 七、仲長統傳

三國魏志二一附劉劭傳

後漢書七九

### 山陽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

并冀之間，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翫躡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

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潛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恆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楫、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尙書令苟或聞統名、竒之、漢末舉爲尙書郎、早卒、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恆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詞佳、可觀省、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

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揚，今簡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夫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勢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藟藟，皆匈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

臣宜淫、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鄴魏之聲、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廬、荒廢庶政、棄亡人物、瀉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悅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至於運徙勢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也、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欲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

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睥睨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束縛，夫誰肯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踞高天，踏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絜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勢，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滅亡夷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



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尙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就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骯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生殺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欲蒸骨血、以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籍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執、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秦祿而已、然其滲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尙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尙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慧已來、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奕世之權、校其從橫之執、善者早登、否者早去、故下

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執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疎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鉗、下髡鉗則得鞭笞、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夫鷄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滅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科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

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嗣周氏之秘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然則寡者爲人上者也，衆者爲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多山陵滂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職以叙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器以存守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

常、課之有限、安寧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漢地者、尙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而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網羅遺漏、共抑天人矣、或曰、善爲政者、欲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之言云云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慕、聖人未可師也、君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哉、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蓄積非橫賦斂以取

僂餒者也、奉祿誠厚、則割剝貿易之罪、乃可絕也、蓄積誠多、則兵寇水旱之災、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勞、天災流行、開倉庫以資貧、不亦仁乎、衣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失輪駟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高、糞食者爲清、既失天地之性、又開虛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庶績不成、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繫而失才能、非立功之實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阱、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饑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萬里懸乏、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久、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埒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方被災、未逮三

年校計籌矩，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祿班未定，可爲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口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姦也。

法誠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爲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也，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愷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

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鷲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亂雜斯瘼、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懇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邈旣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屠嘉之志、夫見任如此、則何忠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臣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降侯之困辱、陳大臣廉耻之分、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弔其喉、愚者猶之難之、况明哲君子哉、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今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疎之勢

異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勢、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鄧梁冀之徒、藉外戚之權、管國家之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請朝而決、何重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牒近、輸權重於婦黨、弄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



仲長統傳

八、華佗傳（附吳普）

樊阿

三國魏志卷二九

後漢書卷一百二十二下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萇，游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

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

就。曉養性之術，時人以爲年且百歲而貌有壯容。又精於方藥，

其療疾合湯，處齊不過數種，心解識分劑銖，不復假稱量，煮熟

便飲。語其節度，舍去輒愈。若當針灸，不過一兩處，每處裁七

八九。壯病亦應除。若當針，亦不過一兩處。下針言當引某許，若

至語人病者，言已到，應便拔針。病亦行差。若病疾發，結積在於

內，針藥所不能及，當須剝割者，便飲其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須

臾便如既醉，死無所知。覺，因剝破腹背，取病抽割積聚。若在腸中

胃便則斷腸

截湔洗

除去痰穢

縫腹

既而縫合

膏摩

傳以研膏

四五日

差不痛人亦不自寤

創愈

一月之間即

皆

平復矣

故甘陵相夫人有娠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脉曰胎已死矣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人云在左於是爲湯下之果

下男形即愈

縣吏尹世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熟食得汗則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熟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已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

府吏兒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治之宜殊即各與藥

明且並起

鹽瀆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於面莫多飲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中宿死

故都郵頓子獻得病已差詣佗視脉曰尙虛未得復勿爲勞事御內即死臨死當吐舌數寸其妻聞其病除從百餘里來省之止宿交接中間三日發病一如佗言

督郵徐毅得病佗往省之毅謂佗曰昨使醫曹吏劉租針胃管訖便苦欬嗽欲臥不安佗曰刺不得胃管誤中肝也食當日減五日不救遂如佗言

東陽陳叔山小男二歲得疾下利常先啼日以羸困問佗佗曰其母懷軀陽氣內養乳中虛冷兒得母寒故令不時愈佗與四物女宛丸十日即除

彭城夫人夜之廁蠶螫其手呻呼無賴佗令溫湯近熱漬手其中卒可得寐但旁人數爲易湯湯令煖之其旦即愈

軍吏梅平得病除名還家家居廣陵未至二百里止親人舍有頃佗偶至主人許主人令佗視平佗謂平曰君早見我可不至此今疾已結促去可得與家相見五日卒應時歸如佗所刻

佗嘗行道見一人有病咽塞者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駐車往視因語之曰向來道邊隅有賣餅家

人蒜萍蠶大酢甚酸從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

吐蚘一枚一蛇乃懸於車邊欲造而候佗佗尙未還時佗小兒

戲於門前中逆見自相謂曰似逢我公客車邊有物病是也必

是逢我翁也疾者前入坐及客進見佗北壁顧視壁北懸此蚘輩約蛇

以十數乃知有奇

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

加治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郡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捉殺佗

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不及守因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

又一士大夫不快有疾者詣佗求療佗云日君病甚根深應當剖破腹取

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君也忍病十歲壽俱當盡不

足故自刳裂士大夫

病者

不耐痛癢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手

療所患尋差應時愈十年竟死

廣陵太守陳登得病

忽患

胸中煩滿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

胃中有蟲數升欲成內疽食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先服一

升斯須盡服之

再服

食頃

須臾

吐出二

三

升許

蟲赤頭

赤皆而

動半身

猶

是生魚膾也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期當發遇良

醫乃可濟救依至期疾果發動時佗不在如言而遂死

太祖

曹操

聞而召佗佗常在左右太祖

操積

苦頭風每發心亂

目眩佗針鬲隨手而差

有李將軍

者

妻病甚呼佗視脉

佗

曰傷娠

身

而胎不出

去

將軍

言聞問實傷娠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為不

然，佗舍去婦妻稍小，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此脉故事理

如有胎前當生是兩兒胎一兒先出生者去血出甚多故後兒不

及得出也生母不自覺，旁人亦不寤，不復迎，遂不得生胎既已死，

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故使多脊痛。今當與湯並針一處，乃

為下針，并令進湯。此死胎必出湯針既加，婦因痛急如欲生者產而

不通，佗曰：此死胎久枯燥，勢不能自出生宜使人探之，果得一

死男胎手足完具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長可尺許，佗之絕技，凡

皆此類也。

然本作十人為人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意嘗自悔，後太祖親



理得病篤重使佗專視佗曰此近難濟恒事攻治可延歲月佗

久遠又去家思歸因曰當得家書方欲暫乃就操求還耳取方到

家辭以因託妻病疾數乞期不反太祖操累書呼之之又勅郡縣

發遣佗恃能厭食事猶不上道肯至太祖操大怒使人往檢廉

之若知妻信病賜小豆四十斛寬假限日若其虛詐非便乃收

送之於是傳付許獄訊考驗首服苟或謂請曰佗方術實工人

命所縣宜含加全宥之太祖曰不憂天下當無此鼠輩邪遂考

竟佗操不從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

法不敢受佗亦不彊索火燒之佗死後太祖頭風未除太祖曰

佗能愈此小人養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殺此子亦終當不爲

我斷此根原耳及後愛子倉舒病困太祖歎曰吾悔殺華佗令  
此兒彊死也初軍吏李成苦欬嗽晝夜不寤寐時吐膿血以問  
佗佗以爲言君病腸臃癰欬之所吐非從肺來也與君散兩錢

服之當即吐二升餘膿血訖快自養於此漸愈乃戒之曰一月可小起

好自將愛一年便健後十八歲疾當一小發動服此散亦行復

差若不得此藥故當死不可差也復分散與兩錢散之成得藥去

後五六歲親中有里人有病如成先病者謂成曰卿今彊健我

欲死何忍無急去藥以待不祥先持貸我我差爲卿從華佗更

索請藥甚急成惑而與之已乃故到往譙更從佗求適值佗見收忽

忽意不忍從求言後十八歲年成病竟發無藥可服以至於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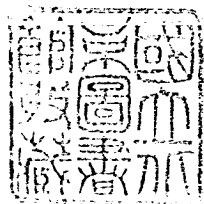
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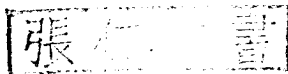
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治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消，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如戶樞，終不朽是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頸經、鸕顧、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并利蹄足，以當導引。體中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沾濡怡而汗出。因上以著粉，身體輕便。腹中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胸藏之間，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胸藏，針下乃五六

寸而病輒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麩散，漆葉屑一升，斗青黏屑麩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云。間。

華佗傳

一八〇





## 本書小引

### 師範大學的重雙任務：

1 高深學術之研究：

2 師資教材之講習。

本書 **巧合** 此使命，

一 則爲史法之探討（已見叙言）

一 則可作高中或大學的教本

### 高等修辭學舉例。

劉知幾會著「點煩」之篇，今以傳刻失真，點去文留，令

人空憑廢蹟！

本書乃

### 范蔚宗之點煩定習。

識大識小，端在讀者。

定價六角

#98

752933